

年

卷

期

1

5

第

第

白露第五期目錄

1	一個行路病者死了……………	1—3
	詩 日本森山啓作	飛 矢譯
2	May Day近了……………	4—6
	詩 日森本山啓作	飛 矢譯
3	關於普羅文學之形式的話……………	7—12
	論文	干 釜作
4	新俄藝術十一週年……………	13—20
	報告	A B. C. 譯
5	櫻花節……………	21—26
	小說	羽 音作
6	戰士……………	27—38
	小說	含 戈作
7	武器之發明家……………	39—40
	小說 日本荒烟寒村作	秀年女士譯
8	街燈……………	44—50
	散文	裘柱常作
9	在三層亭子樓……………	51—55
	隨筆二篇	小 葦作
10	着火……………	56—61
	小說	子 欽作
11	牧女哀歌……………	62—63
	詩	鄒鑑泉作
12	孤伶伶的兩個……………	64—82
	小說	小 涓作
13	兼職……………	83—106
	小說	含 戈作
14	別江南……………	107 ; 109
	詩一篇	安淇生作
15	掃墓……………	110—118
	隨筆	翰 哥作
16	國內文壇雜話……………	119—121
	批評四則	書 生作
17	編後……………	121—124
		含 戈作
18	再來一條尾巴……………	125—126

一個行路病者死了

日本森山啓作

飛 矢 譯

他被殺了!

死的情形怎麼樣

我們誰也不知道

下毒手的人們我們是知道的!

春將盡了

××的近了(一)

『一個行路病者死了』

但立刻。又把屍體匿了

在我們底鬥爭底確定中

他呵——他呵!

不料,竟怎麼死在路旁了!

他，急速地，采鼠一般的，
不知道疲勞
即在艱難中，依然是個愛嬌者
依然是年青呵
他正也是——將身體與生命
奉獻與普羅列太利亞的事業
共無名的，無數的戰士們
他正也是
在彈壓下死守着「無新」(二)

春將盡了
田中天將担着憂了
勞農同志宜山被擊斃了
不料又增了個
他呵——他呵！
竟怎麼死在路旁了！

他從××的幾十人中被劫奪去了

無論怎來演說會總還開着
五月一日節還舉行着
力與喜悅充滿了而他却不在

但是我們說

他從幾萬人中被劫奪去了
正如虐政下多數死亡同志一般
無論怎麼集會總仍繼續
在我們幾萬人中繼續下去呵

但他喇是被殺了！

May Day 近了

日本森山啓作

飛 矢 譯

五月一日來了
我們還有幾度的五月一日啊

看到了田隅
烟波茫茫的春
看到了河畔的雜沓
人們，兄弟們，可愛的辛苦的足跡

幾百座工場的烟高高地

在春之巷上
向着未來不盡的高呀！

五月一日來了！

羣行於日暮的橋上
做完了一日工作的青眼者們，
法被者們(Happi)(三)女工們，年老的勞働者們
是這樣的——一天又遲暮了！
只換來了勞苦與疲乏
更那里招得了春來呵
看鐵鎖緊緊的羣衆
正在語着，默着，一般的忙亂着
幾千的足跡在告訴什麼
他們怎不爲這五月一日
闖入到這廣場來呀！
或者從鑄鐵的工場
或者從搬運場
從車庫
從街頭
從社會的所有的血管與心臟！

五月之地上
我們豎立了火之巨柱！

在太陽的祝詞下
叫着萬國勞働者團結起來！
這不是祝祭去年的五月一日
這是祝祭呵
我們的能力年復一年的成長！

倘若幾十萬的兄弟羣衆們
知道了今朝的五月一日呵
他們，地上底勞苦的負擔者
正是地上不絕的播種者呵
他們，巨大的機器的運轉者
正是巨大的歷史的運轉者呵
啊搖動起巨濤般的五月一日的他們呵！

四月末日的河畔暮了
生活之騷擾與呼吸深了
風在夜空中吼
我想着不盡的將來
越過海去，在大陸上，在殖民地地上
到××下的所在
懷念着抱着同思想的萬國兄弟們！

五月一日近了！

-
- (一) 詩中的××是原詩中的刪去的地方，也有幾處是由譯者補了的。
- (二) “無新”即無產新聞，是日本無產階級的唯一言論的機關，差不多和俄國的真理報一樣。
- (三) Happi 是僕役們的號衣。

關於普羅文學之形式的話

干 釜 作

文學是藝術的一種，是藝術用語言的技巧形態表現的一種。所以關於一般的意義，是包含在藝術裏的。

藝術本質是怎麼樣的，古往今來，有不知多少的藝術家及藝術學者下過定義，但不外都是個人主觀的反映。

即就在歷史上看作最大爭論的兩點；藝術至上主義與功利主義來說，也不過是各人的主觀不同而已。布利哈諾夫在這點上發見了一條法則。他有如下的說明。

『藝術家及藝術倡導者的意識，倘立在與時代的意識結合的場合，他和他們，是執着功利的藝術觀而出現。但是藝術家和藝術倡導者，若與時代的意識遊離的，他和他們必握着藝術至上主義的見解而出現』所以同一個藝術家由於生活的時期有主功利主義觀，或主藝術至上觀的前後的不同。

這個說明是依據唯特史觀的立場出發的，最為精確可靠。所以藝術的本質怎樣，我們也應依據唯物史觀的主場說。

藝術是用作『情感社會化的方法』的，這便是唯物史觀者的主張。

在這句話裏包含二種意義，一是作者組織自己應於日常生活而起

的喜怒哀樂種種不同的情感而使之社會化，再用特殊技巧形態而作客觀地的表現。其他，是讀者在讀作者作品時，在心中能再現起作者底社會化的情感。使作者讀者聯合在同一的『社會』下。那麼所謂『情感社會化的方法』這句話的目的就達到了。

從第一點說所以我們反對意識遊離化的，內容個人主義化的藝術專門化的底印貼利亞追的文學。從第二點說，所以我們反對應於某種利害，思想傳統化的，藝術商品化的底資本主義的文學。但事實上印貼利亞追的文學每與資本主義的文學，結合在一起而成爲舊社會正統的文學。

我們要推翻這舊社會的正統文學，我們便當創立新的文學。普羅文學便是應這個要求而起。

國內創導普羅文學已有二年多的歷史，但可稱爲普羅的文學作品却似很少，雖然有不少的作者，想在筆底的喊聲裏掛上了普羅文學家的招牌，但一檢閱他們的作品，便不免失望。我曾爲這點思考了多時；最後的結論，還在於普羅文學家，不能在技巧上下功夫。

所謂在技巧上下功夫，並不是從事文字的修飾與雕琢的話。用以上的說法便是情感還不能社會化。有了社會化的情感，一切遊離的，感傷的意識，都沒有了，表現在文字上時，也一定成爲有力的有組織的作品。同時，也能深深地喚起讀者。

大概國內一般普羅文學作者，都從小布爾喬亞出身。根本還只從意識遊離化，情感個人主義化的境況下出來，要想取得集團的意識，社會化的情感，當然是不大可能的。

現在我且把所以決定技巧形態的話不說，只說一說所謂普羅作品，應該需要怎樣形式的話。但這並不是像日本一寫作者，應用馬克思『社

會的存在決定人底意識」的名言，而倡導形式決定內容論。不過希望在這個普羅文學運動下，如何會使這普羅作品深入到羣衆中，作一個商榷。

普羅文學底形式，第一需要大衆化。

所謂大衆化，有二方面的意義。一方面需要『深入大衆』一方面是『使大衆理解。』但前者需後者而決定。同時，前者是內容的使命。而期於達到宣傳的目的，後者是形式的使命。要是沒有適當的形式使大衆理解，便也不能使作品的思想深入大衆，這是很淺明的道理。但欲使形式大衆化，一般的作家，便會想到形式的『演義化，』或『說書化』。在日本一般捨身在大衆文藝旗幟下的，即以談講作他們的工具。在我以為這種遷就，於普羅文學未必會有收得如何好的效果。因為在『演義化』與『說書他』的形式下面，每每容易發生英雄的浪漫的，封建的思想與情感。雖然，未必是必然的現象，但在『演義化』與『說書他』底下，不得從事『誇大』總是必然的事。因之很可以作發生以上的思想的條件。我以為大衆化的意思，從正面說便是建設明白的直率的單語底文學。從反面說，努力打破神祕的象徵的歐化底筆致。在過去中國的文學作品裏，文字底歐化，已成了一種當然的條件。作者自己正也主張過的。然而現在想起來，在這種歐化的倡導下不知拋棄了多少的讀者。同時，應於這歐化的倡導而起來的神祕的自然的描寫，與深帶布爾喬亞氣分的象徵的情調的作品，也充斥市上。即就被稱為新興文學作品裏的炭坑夫（腿冰蘆著）在小孩的誕生作為新生活的期望一節內便含着了象徵的意味。而這象徵的意味，在某一點看來，實在很不必要的。反而減少了無產階級者底激昂的情感。反之魯迅的作品，之所能哄動讀者，實在也不在於他底內容，似乎在於他底簡練的單語。阿Q之所以能够成為中國底典型人物，也在這一點之運用得法。記得茅盾君在『從牯嶺到東京裏。』有說起現在

一般大眾還在看『珍珠衫』(?)之類小說，那些小說，差不多描寫一個動作，要用幾千百字。(大意)似乎有『如其要提倡普羅文學便當停滯在這個裏面』的意思。我以為這個見解是錯誤的，第一我們這裏所謂大眾似乎不僅限於一般工銀勞動者，而且也把意識游離化的小布爾喬亞之類算進。第二普羅文學的目的，不是娛樂大眾，而是激厲大眾提高大眾。一般大眾看『珍珠衫』(?)之類的作品，根本是在娛樂。由於這二點的不同，所以關於文學作品底累贅，煩鎖，遊戲的描寫，絕應該廢除。同時要取得寫實主義的精神，在一個名詞下，只能表示一個適當的意義，在一個形容詞下，只能表示名詞或代名詞之一個情狀。成爲一種簡勁有力的表現，引起了讀者倔強的情感，而組織他們鐵般的意識。(當然，這裏還包含有內容的問題。)

第二普羅文學的形式，須在嚴密的結構。

似乎在太陽上有說起普羅文學不嫌其粗暴。這話是對的，但意義須得劃定。粗暴不是『雜亂。』粗暴是應該的，雜亂却不行了。我常常作這樣的奇想。資本主義是應於凡機業發達而起來。普羅文學是應於資本主義而起來。所以我們提倡普羅文學，也應有機械一般的組織。但仔細一考究這個想頭，並不是沒來由。自然主義文學的興起；即依於這一點。形式上是取合法的科學的組織。同時，所謂文學是作爲『情感社會化的方法』的意義也是依於這一點。在太陽上有所謂描寫羣衆小說不必定有一個主人作線索(大意)的話，小說月報的記者便以『每一個人物都是主人』作爲茅盾君底追求的美譽。其實，無論作品的主人繁多與否，而作品自有其一貫的線索。機械之所以能推動。似乎也各部有各部的效用與能力。自汽蓋，汽櫃，木塞而至歪心輪，莫不各顯自己的效用。然而所以使顯其効用者便是蒸汽。這蒸汽便是一貫的線索。但這不過就作品的一般

原理上說，至於普羅文學作品更需要有一貫的線索，其理由却又在於因之能使大眾更易理解。不過所以作為一貫線索的『這個』却不必一定要人物作中心，儘不妨以事件作中心。而且以人物作中心時，又需要避免人物的英雄化。我們所謂普文學的大眾化，一是意識的確定，是『提高作用』。一是『使大眾理解』是『普遍作用』。在情感尙未社會化的大眾，倘然率然給予以煩瑣的作品，大約未必會理解。所以我們如其無妨於意識的確定時，普羅文學的形式儘不妨用大眾容易領解的故事體裁。（但有別於演義與說書之體裁）。

以上二點，實在是非常平庸的話，而且還是文學的一般原則。但我們為想把普文學引到新寫主義的路上去，却又是必需遵守的原則。同時，在有十來年的新文學歷史的中國，却沒有一處不遑返這二點。所以不免有『常談』的必要。我曾經聽到有人說過這種混亂的結構與繁鎖的描寫，是工銀制度下的文人必然的現象。其狀態正同於資本主義的市場裏的商品。而尤其使這個現象發生得更顯著的，便是資本積集的大書店下所出版的雜誌裏，沒有一篇作品不是為想論字數算錢的緣故而故意無謂的拉長。普羅文學應於這個局面而反動起來，自然，更要緊的，便是推翻這種現象。同時，技巧方面的注意，正如機械的改進一般，作為『生產手段』而改進，不是作為『生產所有關係』而改進。是為求得人類的幸福，不是為資本家增利益。此外普羅文學的形式，似乎也應該從短篇着手。這個理由，胡適的論短篇小說裏有許多可作我的說明，所以也不多說了。

總之：普羅文學的形式是力的表現，是機械般的表現。——是新寫實主義的形式。同時，絕對排斥作品中包含着浪漫的，如某雜誌所登載的幾篇空想的虛構的作品的表現。

五月四號

作者因為沒有成熟的意見，所以很不想來參予普羅文學的討論，但編者含戈來言，說已將這個作者曾經一度想作的文字登在預告裏了，作者便不得不把不成熟的意見提供了出來，好在於作者不是『隻手奠定文壇』的大將，作者素來是沒有名聲的小卒，順乎這樣寫一點，算塞了責任吧了。望讀者們賜教。

干釜附識

新俄藝術十一周年

A. B. C. 譯

「十月革命」把劇場，展覽會，美術館，圖書館，科學研究所等文化機關作為民衆的財產了。「十月革命」把在文化的，科學的，文學的以及一般藝術的各分野的從事者都收容於其直接保護之下了。這些都是現着極自然的，用不着爭論的事情。革命的根本原因，不僅是土地分配於農民，生產的手段，物資供給勞働者而已，又不僅勞働者農民單提供着得到麵包這些的力而已，我們在實際上還須為得到有價值的人生的意義的一切——所謂精神的幸福，科學及藝術等而鬥爭。

這是自明之理，如果沒有把此等恢復，革命的一切的勝利是什麼的意義都沒有了。為什麼呢？就是從實際的見地而論，要保證富與自由的獲得，祇有依據於知識與教養的增加，不然，則一切的權利，冷然地被無智與教養缺乏所掃盡。卸除專制政治的重輓與把榨取者與支配階級追放到國外去的民衆，握到支配權後，就是為着自己的防衛，不僅限於管理為布爾喬亞所獨占的物質的富源而已，有文化的價值的一切，亦不可不掌握在我們的手裏的。

蘇維埃政府目前的第一事業，就是保護此等有文化價值的東西。此種事業我們已經完全成就了。藝術品之受破壞與盜去者比較的不多。美

藝館，劇場，圖書館，音樂堂都已恢復了。在此我記起當南俄由叛逆的民衆把布爾喬亞的財產不斷地破壞時，由有理解的人們組織一個自警團，把書籍類，繪畫，樂器等都保護起來。放在安全的地域。

我在此我不能不引用我自己的書架裏所保存的一個。這是記有『指令第一號』的字樣的小紙片。是打破迪尼金軍的翌日，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五日，從卡爾庫夫的革命委員會行政局所發出來的。依這個指令，我就出席於革命委員會，提議須組織一個保護有文化價值的東西的團體，因此當日馬上由學生及卡爾庫夫大學的教授們組織一個團體，在成爲廢屋的別莊或大的房屋 Apartment 巡迴着，有可以供文化的及教育的目的之使用的物品，都搬運到大學博物館來了。不久，我又發同樣的指令第二號於烏庫拉拿的各都市，同樣地在被困於飢寒的團體，應知保護由革命而成民衆的財產的一切貴重品。這樣一來，種種有價值的物品得從破壞與暴動中救出來，設起新的美藝館與圖書館。像這樣子的美舉，在人類的歷史上果能找出第二個的麼？

在革命的收穫之統一，與民衆生活漸趨平靜的時候，把那些有文化價值的物品組織地保護起來之事，是認爲必要的了。因此，不能不把我們的所有物的品目下一番革新的工夫。現在始得明白，無論在歷史上在藝術上，其有無上價值的貴重品等，是從來沒有適宜地記錄着與檢查過。在一世紀受三次火災的俄國的木造建築中，差不多到處成爲過去的紀念碑的，在大概的地方，是石造的寺院。但持有那貴重的繪畫與彫刻的寺院，爲受教會的支配的，且把其藝術品不認作是有詩的價值的技術，甯說是屬於教會派所有的。寺院對於這些可以隨意所爲。——把古代的建築改造，把舊的記錄的繪畫無次數地改塗，從前的偶像，用他們之所謂『修繕』的名目下改造。革命前的聖彼得堡的考古學研究所，對於

從古代遺下來的聖器受僧侶所想的意思而為所修改為所拋棄的他們，不過繼續地做他無益的抗爭而已。

現在，革命把寺院廢掉了，把寺院與僧院一切的所有權歸國有了。管理此等美術品及骨董品的蘇維埃管理委員，為要下關於利用貴重的財產的方法的命令，熱心地如信徒般的着手做着可使用物與可保存為國家之國寶的鑑別工作。於此。引起了不可思議的事情。在內亂與一切破壞的橫行時代，於傷寒病流行的時代，於鐵道成為不可通行的時代，把科學的探險隊，派遣到各地方去，不得不從事調查古代以來的寶物與考究其保存方法了。在一九一八年與一九二一年之間，我們發見許多是可為新的歷史的及藝術的文件的材料，而且把牠鑑別，分類而視之，差不多已恢復了戰前及革命前的關於古代俄國美術史的一定觀了。

想起此事業是非常困難的事時，僅把以下的事情一想，就足夠明白了。就是我們的事務員，要保護此等寺院的所有物或宗教的財寶時，正是國家知道此等教會或僧侶中存有革命之敵，從而對於寺院取注意極深刻的方策。

然而在此等年月中。產生了性質完全不同的計劃，貴重的美術品，不但從藏在寺院或僧院裏移到外面來，且把這些美術品若陳列於博物館，當成為研究古代美術的引線。

蘇維埃為政者的機關是如何的宏大！不論其是在與內亂及寺院的抗爭最劇烈中，時時刻刻把古代的繪畫，書籍，彫刻，凡附屬於一切古寺院中的美術品，古代俄國的藝術教養的記錄。任你怎樣把牠打着寺院的不可磨滅的圓印，政府決意不得不把牠保護起來之事，是值得賞讚的地方。又古代紀念品的記錄與其研究的活動，在現在仍涉及蘇維埃各聯邦而行之，如烏摩拉那，白露西亞，古代藝術品最豐富的高加索，托里基斯

秦等處都行其保護之責的事，不得不特筆之。在革命以前，對於古代藝術品具有興味的人僅幾個愛國的脫離宗教者而已，而現在則堂堂的科學的設備從事於考證事業；在其下且有組織的研究者之勞動。

民衆的心對於國民美術也開始萌起興味了，他們開始覺得一國的文化，是可以建在堅固的歷史的基礎上面的，而且覺得與過去的藝術同爲在仔細地研究其進化到今日的藝術爲止的方法上。

接近於寺院的美術品的方法若是困難的，則同樣地可說關於決定沙王與其一族之祖先代代傳下來的美術品的處理的適宜基準亦是很困難的了。在此處還有寺院與別莊等是過去的遺蹟，是不可以直接地刺激於復仇的慾望的歷史的記錄，與其從事於過去的奴隸制度的遺物的抹殺，何如使有勝利的歡愉，民衆之力是把一切過去陰慘的生活打破了的自覺，以及示各人以如何使其感到對此有興趣的較高的態度爲必要！

再，就是關於古代美術品的保存，爲了引一條可保存的保存，這個那個不可保存的都不保存的中間線，是很感困難的。沙王與富農，剩着不計其數的別莊或邸宅而去了，此等就可得利用爲研究所或療養院休憩所等。爲什麼呢？因戰爭而荒廢的國家，其建築力是有限的，所以比單把此等利用爲歷史的遺物的保存，更加有效地可以使用。唯其如此，不是爲了死者不犧牲生者而得了結的方法麼？有許多的地方；我們得成功引此中間線的事，而且在可能的範圍內爲了民衆把那些公開了。

但是我們的藝術，不僅是依那寺院的遺物或貴族富農的美術品的。我們的藝術，是由民衆的創造的活動力所產生，是由勞動者農民大衆的藝術力所產生的。革命前的俄羅斯帝國極度地蔑視民衆藝術，他們所注意的是異國的民謠，有時是很粗野，而且有使人發嘔的嫌惡的東西，有時是很光怪奇離的東西更有時是持有浪漫的魅力的東西。我們的革命。

因為是以勞動者與農民為社會的主人公，則關於一般的藝術問題的見解，覺得必然地須完全變革一下，民謠雖是與我們純藝術家的藝術完全異趣，然而正惟其如此得認為活潑有生氣的新通俗藝術。

此新通俗藝術的特色，像有階級的當作教養的藝術一樣，其不尊重藝術家之個性是當然之事。更又於這種民衆藝術，象分離的諸藝術的繁多的境界線——例如抽象的純音樂，純文學，戲劇，繪畫等現在的歐羅巴的藝術這種樣子劃分着是沒有的。新通俗藝術是綜合的。

此新俄羅斯通俗藝術的綜合性，只視為是從古以來的通俗藝術之傳統的復活，那是斷然不許的。為什麼呢？因為我們曉得現代的進步的藝術都向綜合方面行動，而且有併合種種不同的藝術的效果之傾向的緣故。音樂家與建築家與其他美術之併合，不僅是演劇方面，於其他的藝術的表現，我們亦可看到各種不同的藝術的配合。這麼，新通俗藝術的成功，是與藝術界的綜合主義以多多的刺戟。

從而民謠的研究。在現在的狀勢生特殊的價值：與依從來人種學者所報告的方法完全不同的研究方法下進行着。

依美術史研究所企圖的最初二次的北俄羅斯的探險，不是為着人種學的研究，是為着藝術的研究。——網羅着美術史的一切方面的研究者的代表，與繪畫專門家，及建築術，文學，音樂，演劇等各方面的人，使奏成偉大的效果。特別是不須揚言的，在創造新藝術文化的上面，此種研究，將來是必然地持有非常的原動力的。此決不是我們豫看着藝術的創造，在將來會有超個人的時代的意味，反之，個人性格能完全解放，及其意志之得透徹，僅於××主義的社會是可能的。但××主義者之社會的自由，為不使頹廢為無政府主義者，開拓能使民衆協力的藝術，及不使有欲求着孤獨，反社會性，及自己滿足的性格等藝術之事，是

革命俄羅斯的責任。

我們已經把過去十一年間革命政府對於各種藝術貴重品的保存用了許多勞力之事報告了。同時，不僅報告其保存方法而已，關其大衆化的收着偉大的效績之事亦不能不報告一下。

在革命第一年，記起政府極努力於想出版一切時代的一切人種的文學的作品。我所說的是由高爾基的發案所出的『世界文學叢書』，此對於不懂外國語的讀者由模範的翻譯使其明瞭外國文學的。外國文化關係協會，是給與訪問我國的請外國的文化開發者的代表者以便宜的機關，造就我們的文化事業與他們有直接地接觸的機會。

在音樂方面，由 Harmonic association 所組織的大 Concert 起，到由勞動者，音樂俱樂部及其他集團所行的小 Concert，在儘量的活動着。

在演劇方面，添加着過去數年間屢發表的諸報告。我想述去年之春蘇維埃共和國的共產黨所開關於劇場問題的特別協議會之事。在這會場中，黨決議着對於優冷及戲院經營者的養成方法之確實的方針，并使新的看客，吟味革命戲劇藝術的好處。

但我們的最成功的一方面，恐怕是繪畫彫刻建築術的方面吧。其特殊的有價值的美術品，是與依革命政府所組織的美術館及展覽場用全然不同的方法處理着。我們的革命，是與諸外國的陳列場不同的根本地由別種主張做出發而使其發展的。我們知道把美術館設施於所謂『目的基礎』之上是合於科學的。

這是周知之事，在革命前是有數種帝室美術館的，而且此等都由沙皇的蒐集而生長的。又在彼處有公共美術館，種種研究所的陳列館，市立博物館以及個人的蒐集品等。此等陳列場，各自獨立存在地經營着。

且此等陳列場，各蒐集其自己所視為必要的東西，關於以外的美術館之必要與否，則他們置之不顧。

革命已經討論過關於如此這般的組織的必要之問題，而把此決斷地解決了。美術館不是死的過去的藝術之宏壯的墳墓，而是公開於民衆之前的藝術的教養的學校，把決定的組織之下所提示的材料，由研究牠而得到達某一定的結論。科學的研究不妨行之於美術館及博物館又任你如何的藝術的要求而觀覽之亦不會去妨害他的，此由人民教育委員會來維持，和爲了做國家的教育機關的民衆藝術及政治的教育而存在之事，是一刻也不可以忘記的。美術館聯結於一個組織系統之下，展覽會則組織地行之於各美術館裏，刪立美術館之典型的分類，盡全力於計劃，或講究關於展覽的方法以最善的最方便的方法。關於以一時的或特殊的目的而蒐集的作品，須講究別種一目瞭然的方法，從帝室展覽會裏的雜亂的數量，須講究綜合的方法。即不是行之於材料，技術之標準的處置方法，及審美的鑑賞，而是行之於集中於其所陳列的藝術品所屬的歷史的年代的展覽會。

與美術館的發達一齊地促進別一方面的發達。就是在有名的專門家的指導之下，使民衆得見過去現在的藝術品的陳列似的組織新的美術館巡迴的事業。

Lenin 曾經這樣說：『革命運動若沒有革命原理是不會起來的。』這句話在此刻我所說的題目亦可採用。自然呀，革命前的俄國雖亦有其美術研究的方法，但沒有整齊的有系統的藝術史。雖有種種諸藝術的專門家，但沒有一般原理下所行之藝術研究的組織。在馬克斯主義的藝術觀——在藝術是社會生活不可缺的要素，生產的觀念下，關於統一的藝術研究及藝術史之發表的問題是可能的。

蘇維埃國家，除新的創造處理此等諸問題的研究所以外是沒有了。在沙皇時代，關於這方面的科學的研究不過三四專門學校，及極少的近於專門的研究所而已。但蘇維埃國家於一九一九年即革命的第二年，在莫斯科有感到設立藝術研究院之必要，同時列寧格拉亦決定設立列寧格拉藝術教化史研究所。其後於一九二一年，列寧格拉藝術史研究所，由前美術學校改造而成。此等列寧格拉及莫斯科的諸研究所，不是單應着藝術的部份部份而研究之的設備，乃是全體的藝術由其史的社會的聯關性而研究的設備。

櫻 花 節

羽 音 作

『噯，不錯，是春天來到人間的時候，但是我底春天在那里呢？』

三舖席底鈴木青之助，似乎有點感傷似的想了起來。

雖然是非常容易過去的星期日，爲想去尋一尋永不曾得過的人間的春天的鈴木青之助，於是從他午睡的時間中走了出去。

荒落的市外，住屋錯落的建築着；潮水一般的高岡電車聲從遠遠的地方壓過來，越顯得這荒落的一周圍內的寂靜。三舖席底鈴木青之助，每天去到市內工作時總受這情況支配着，並沒有感到什麼，只是今天却有點異樣了。

顯然的在鈴木青之助底眼前發現了一種在他經驗範圍內很平常而熟悉的但此刻却有點感到不同意義的底情形了。一個個男女，都頸上縛着紅黃的彩帶，手裏捧着風呂敷（Furoshiki 包裹）向電車站走去。在他們每一個人底面上現着像今天真的要去做一做人的樣子。

『Asukayama! Asukayama!（飛鳥山）』

他不期然的低吟了出來。鈴木青之助在他有經驗的腦子裏，把過往底狂態電影也似映演着了。……在這樣的一個土阜上，一起幾個隣居與工友們中間坐着花子，彈着三弦而，唱着悠曼底歌調，自己呢，儘是飲着

櫻正宗 (Masamune) 一杯一杯的直把眼前底天地墮了下去，世界沉沒在酒杯裏的時候，才又欲哭無淚的狂喊起來。……

『這可就是我過去底春天嗎？』

似乎鈴木青之助又這樣感傷着。因為此刻他已越過了青春期間，他底夫人化子也已死了，死於過度的疲勞裏了，他底曾經有過的兒子鈴木一郎說是在軍籍裏，但自從被田中首相為想保護帝國的光榮把他派到中國山東去了後就不見他回來了。

但是，此刻的鈴木青之助，還是在夢夢的追懷過往中跟着彩頸花衣的人們向電車站湧去。

這真是帝國的寬大，居然在一千三百六十五日中，也有一個節期中任市民得吃醉了酒趁上電車來，所謂素以治安之責自任願為陛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的警士們，此時也不再掛上平時偵探式的眼光與閻羅王似的顏色，比較寬客地在引導從飛鳥山等處獲得春光同來的醉漢。

鈴木青之助，從市外高崗電車站走出，又趁上市內電車向飛鳥山征發。

在××町電車停車底時候，鈴木青之助把眼睛向外看去。在街道的旁邊豎着一塊布牌。牌額上寫着：『打倒田中內閣之演說大會幾個字。他似乎感到一陣舒適，吐了一口氣。但接着又看到下面序列着的演講者底名字。他又把這口吐出了的氣收回來了。經驗告訴他日本要是這個雖然是偶像而實際得借牠做擁護封建勢力的幌子的皇帝制度不推翻，打倒今日的一個田中還有明日的一個濱口，但在這田中與濱口之間，相差終久如何，在只能住住三鋪席的鈴木青之助的腦中，却有點想不起來了，而且也不願想起來。

電車底聲音，突破了飛鳥山底撥撲聲，鈴木青之助下了車了。他又

是像浪濤中的細砂一般潑到一座僅僅像土阜那般大的山上去，

『得輸~~~~』的三弦面的聲音，又觸動了他底心了，他似乎此刻也頭上裹着白布，插着紙花，提着他底一個十三四歲的兒子上山了。然而展開在他眼前的却是他人底一羣。

一起十來個人混着四五個婦人。頸上一起纏着黃的布，男子們穿着公司裏底粗麻布繡白字的制服，方切的像石塊般的面上，現着像得到恩典般的愉悅之色。一杯又一杯的飲着。婦人們，有彈着三弦面唱着助興的，有吃着「便當」之類（即飯包）的食物和喝着正宗酒的。然而在這里沒有一個他底同事，也沒有他底兒子，他底花子，他們是顯視得這麼年輕，而他却似乎老了。

『喚不回來底春天呀！什麼都成了過眼雲烟了。』

鈴木青之助底腦子裏似乎又這樣的射過一道閃電。

於是他又踱了過去。又是一羣工人們底集會。大概還是剛剛開始他們底餐宴吧沉默支配在每一個人底臉上。酒瓶林立地擺在草氈上，各人底面前展開便當之類的食物，小小的杯子，穩穩的執在右手裏，左手底酒瓶，不時起伏的傾注着。嚴肅得透不過氣來的情調，像在照告這是暴風雨的前夜。鈴木青之助在為他們悲涼着了。

經驗又告訴他，像這樣的狂態，正是那些被壓迫者必然的行動。是春天來到人間了，誰底生命不蓬勃地如火如荼般的欣欣向榮着呢。然而，世界雖大，自由却不是人們所應有，壓迫生命底滋長的黑暗的資本主義社會的力量，較那催着生命滋長的春天的力量要大過數倍。於是在他們面前便沒有吐氣的空間；在他們的周遭，便沒有自由的光照。一切都還保留在嚴肅的凜烈的冬天裏，過他們無盡長的非人底生活。此刻呢，他們正如從深冬底監獄裏暫時保釋出來的囚犯，他們狂歌痛飲的歡

悅底情態就是他們吊喪的唱詞與哀喪！飛鳥山上的歡聲，就是世界末日底挽歌。……鈴木青之助想到這裏，自己也有些站不住足了。他瞥過到一家攤頭前的披着紅毯的坐桌上坐下。下女便過來招待了，送上了一壺茶。

有二個青年過來了。他們背着二隻酒瓶，面上搽着白粉，畫着鬚眉，酒痕把粉痕沖淡了。一個戴着紙做的高冠，一個飾着女人底服裝，跟跟跄跄的向他面前走過。接着又是三三兩兩的穿着春服的和西裝的婦女們，和衣領向後的露着雪一般白的粉頸的藝技們。接着又是帽邊插着紅花御着下駄穿着寬大和服的中流社會的人物。接着又是破碎的學生裝服，赤足地御着下駄，肩扶肩的學生們。……一種種的不同的畫片都在他眼前，翻舊賬似的挨演過去，他簡直再也沒有看到在他底頭上滿樹鮮豔的櫻花了。

人聲從左側湧了過來。鈴木青之助回頭看過去，在一所涼棚下，擁着許多的人們，那涼棚上插着許多紙傘和燈籠。他知道在那下面的一集團裏的人們大概已喝完了酒搖搖顛顛在跳舞了吧。

人聲又從右側湧了過來，而且有鼓聲，鈴木青之助又回頭看了過去也是一樣的一所涼棚，燈籠，傘，……在這裏面，當又是一翻不同的簡單的跳舞……於是他墮入在夢想裏了。……在這樣的一個年頭裏花子約了許多隣人們，聚着不少孩子們，……也是一樣的櫻花，一樣的山頭，一樣涼棚下，叫孩子們跳舞，演武士道劇，花子自己彈着三弦面，唱着助孩子們底費，……現在呢，鈴木青之助，却只能獨自一人睡在三鋪席上了。……獨自一人坐在桌台上了。

他於是向下女要了一瓶啤酒，一盒便當，開始祝賀他過去的春光了。

他稜着眼睛看着周遭酒瓶裏的酒漸從滿瓶而到空瓶，他底眼光也漸從嚴肅而到兇狠。鐵一般黑但也像鐵一般堅實的臉，又漸漸綻起了石瘡一般的青痕，兩手漸漸握緊起來，所有的「便當」都抓向嘴裏塞。此刻顯現在他眼前的不是各種不同的羣衆，不是土阜也似的飛鳥，也不是滿天光雲似的櫻花，而是一座與日比谷公園鄰近的城堡。這黑色城堡內的，馬路，汽車，房屋，草木，人物，都是他底仇敵，都是使他淪落祇能住三舖席的地位的仇敵。在這些仇敵手裏於是又養成住高大洋房，開廣大工廠的資本家……他這時的氣憤，正如在他胸中插着一萬支烟筒般的在冒。他乘醉把啤酒瓶向桌上一擲，啤酒瓶砵然的碎聲，刺激着他底一支支的神經都感到暢快，周遭的人們底向他注射着的眼光，又使他底永遠空虛着的心願感到無上的復仇底勝利的快慰。

『你們這般弱虫！你們這般帝國光榮下滋長着的狗，只能在帝皇的恩典下尋醉作樂，你們可有自己的自由！自由是自己去獲得的，不是由別人賚賜的，你們在別人的寬容下得轉一個側，便算自由了嗎？這實在比永久地鑽在黑暗地獄裏不知道轉側的人還要無恥羞辱。你們這種的表示，一壁給那些黑城堡裏的蹂躪者做了「像你們這種人極應該監禁着過黑暗地獄生活的」這句話的左證。一壁又顯示了你們真的沒有什麼力量，能打倒這座黑色的城堡。只爲痛飲狂歌，狂歌痛飲……』

鈴木青之助，似乎站在羣衆的面前在這樣演說着。最後他似乎又大聲地喊：

『一切舊式的集會與佳節，都是我們暴動的機會！我們要起來打倒這代表資本主義與封建勢力的黑色的城堡！』

但事實上鈴木青之助却並不說過一句話。只是咬緊着牙關沉入在夢裏一般連下女底問話也不回答，無目的的向四方看着，得不到要領總

以為鈴木吃醉了的底下女在收拾地上底碎瓶。

突然的，一霎時，他伸過了一隻銅鐵也似的手掌，把下女手中的最大一塊的破玻璃片，拿了過來了。他胸中遺留着江戶兒的太和魂，火一般的跳躍起來，破玻璃片的尖角直向上他自己底腦袋刺去。

『我要把這白色的櫻花染成火一般的紅!!』

鈴木青之助像在對羣衆們堅決的立誓宣言。

下女見到這個情形，叫喊起來了狂樂的羣衆們都奔集到鈴木青之助的周遭來了。所謂以治安的責任自任的警士們也趕赴前來了。鈴木青之助已仰臥在坐台上，額上深邃的血洞，噴泉也似的流着血水深黑的兩眼吸住了羣衆們所有的眼睛。

『酒醉了吧!酒醉了吧!』

鈴木青的助聽着這不能領解他心境的羣衆們底這個說話聲，益發感到了氣憤，便聲嘶力竭地罵了一聲：

『馬鹿野郎!』(Bakayaro)

警士們排開了羣衆，知道這救治皇帝的狗的事業，實在是自己底最大的責任，便要把鈴木青之助抬到在山上臨時設立着的和迷子領回所駢連着的醫院裏去，但是鈴木青之助却抵賴着不肯，似乎連警士底手都不願他觸着，

『我不願接受這從黑色城堡裏降下來的恩典!一切生活在保育政策下的人們都是無上的恥辱!人類的無上的恥辱!』

鈴木青之助似乎在最後這樣自誓。所以終於不待市政府的雇用着的醫士的診治因為流血過多閉下了他底眼了。他底身體當然也不再返到三舖席上了。

但 Askayama (飛鳥山)上的櫻花到底何時會紅了呢!

戰 士

含 戈 作

M君死了，在獄中死了；我不願相信，然而報上明明的載着M君的名字；我希望這是同姓名的另一個人，我希望這是報館裏誤排了他的名字，然而我無論如何抑止不住我的心的跳躍，我的眼睛如有重霧罩下來一般，報紙上的字個個似乎狂跳着。

M君死了嗎？他雖然沒有父母妻子爲他悲傷痛哭，——這又算什麼呢？他在他的朋友中間，他的印象，是不會再磨滅的了；而他在他的故鄉B村，他的名字，將深印着他們的腦中，把他的領導他們的故事。傳給他們的兒子孫子……以至幾十代而不朽呢！現在M君死了，如果他的死耗已傳到了B村時，我更不知B村的民衆將在怎樣的回憶他們去年M君替他們伸冤替他們反抗一切的事情而淒傷流淚！

M君死了，我們損失了一個勇敢的戰士了，我不願相信，他是我們的領導者，他是我們的先驅者；然而報上明明的載着他的名字歷史和在獄中因病而死的一切的事情哩。

唉，我流淚了。

我碰到他是在前年的四月裏，那時我有事到F縣去，因S君的介紹

而認識了。當時我們談起來彼此都覺得很奇怪。他的故鄉離我們只有十里路，而且他也曾在N市的中學校讀過書，爲所麼我們起先沒有碰到而到了這時才由朋友介紹而認識哩。接着他談了些關於他的身世的事情。他說：

『請你聽我說，我的家庭很簡單，不，我的家是沒有的，雖然在B村有二間破屋在，但除了自己一個人外，家裏是沒有另外的人了。我的父母是去年同時死的。他們致死的原因當然是爲了「貧」一字。我的父親實在是太可憐了。祖父死時，本來有好些地產遺給父親的；但父親把它一起都賭光了。後來聽母親說說便開了一鋪雜貨店，到也很可以過得去。可是父親無論如何不能解除賭，終於把雜貨店又盤給人家。到那時他才覺悟，雖然是來不及了。他向人家租了幾畝田自己來耕種了，什麼都排得非常節省，來供給給我讀書的費用。但這當然是很困難的，所以我在中學讀了二年只好輟學。可是同年因旱荒，田裏的穀只收得三分之一，這些統拿給自己吃還不够，而田主，苛酷的地主任你怎樣也不能讓他田租的一錢。說起那時我父母哀懇田主的情形，真使人憤怒。他們不用動手脚的有得吃有得穿，而我們一天到晚做着工，度着畜牲的生活，流着汗血奔走，忙碌，而所得來的些微的報酬，還要貢奉他們，你看，這是一種怎麼樣的世界。所以我的父親總子被他們逼得氣悶不過死了，同月我的母親因悲痛過度也撇下了我跟着父親去了。這些，我當然不怨恨父親從前太放蕩了，或者是什麼命運致使我們到了這般地步的。總而言之：這都是社會組織不良的結果，同時我們應知道這個社會是不合于現在的了，好像小孩時所做的衣服般的，現在我們是穿不着了，應當設法另外來做一件才行！……』

他說得後來好像有滿肚子的憤恨要向我發洩出來一般，睜着圓睛，

咬着牙根，他的心中的思潮似乎在沸騰着，異常的憤激使他言語也急亂起來了。我覺得有些奇怪，爲什麼他對於一個剛碰到的人竟毫不顧忌地說起這樣激昂的話來，他犯了神經病嗎？或許和別個青年人般的好亂談而實際上一些沒有什麼能力的人吧？那時我是這樣想着的。而且對他好像有些看不起他的樣子。

可是繼續地他談了許多話後，我的臉龐發熱了，我覺得我的推測是完全錯誤的了，同時我感到自己的傲慢的卑劣可恥，我的心因反悔也感到陣陣的在作痛。他的態度是這樣地純潔，這樣地直率；他的理論是這樣地精密，這樣地澈底。他的語氣又是這樣地激昂，這樣地清楚，越說到後來，一句一句地，真好像釘子在板上釘着一般。以這樣十八九歲的青年，有這樣勇敢的精神和這樣遠大的見識，只要我一看他說話時的一種毅決的銳利的目光，我就很可憐地漸愧起來了。嚴肅，熱烈，勇敢，他真是一個可尊敬的同志，一個誓死不休的鬪士，一個堪稱青年模範的健將！

最後他說：『現在我想到故鄉去工作，因爲那邊一般農民受田主的痛苦實是不得了，況且那邊又是故鄉，什麼都熟悉些，做起事來總要比別地來得容易。以後請常時指教指教。』

我聽着他的話，心中真是有一種說不出的佩服，最後聽到他的請常時指教指教的話：更使我惶恐得汗流夾背，不知怎樣回答才好。後來我紅着了面龐只說了一聲『將來請常常通訊，故鄉的消息有暇時也請告知。』於是我們深深的握一握手，他的瘦削的臉上，這時閃着喜悅之光，他走了。我望着他蓬鬆的頭髮瘦長的背影，感到這次來F縣，碰到了他，實是不虛此行了。

在F縣我住了三天，就回到S市來了。以後我們一直沒有通信過。但

從故鄉來的朋友的口中我時常聽到關於他的消息，每逢朋友們談起他來時，都稱贊他做事的勇敢和熱忱；同時聽朋友們的說，因他領導農民反抗田主劣紳的事情，結下了不少的冤仇。但這是當然的事情，現在世界上只有二種人存在着，一種人是盡量地壓迫榨取一切的，一種人是挨着凍餓，忍着侮辱的，這二種人底戰鬥將愈進愈猛烈，決無妥協融和的餘地的。所以田主們對於M君底仇視痛恨，是無足怪的。因此我聽見朋友們說起他時，我總要想起他一付嚴肅銳利的目光而遙祝：『他是會勝利的！農民們是會勝利的！』

大概是同年的十一月裏吧。在晚上，我們因閒着沒事，大家都坐在編輯室裏談着笑話。這時進來了一個朋友，剛從F縣來的朋友。我們照例和他談幾句問訊話後，便問他F縣現在有沒有什麼消息。

『還不是一樣嗎！這個死氣沉沉的F縣，我想是不會甦醒轉來了，』他說後拿着一枝香煙吃着。

『故鄉出了現在這個皇帝，總歸弄不好了。』

『上年到的確有些新氣象，好像有一種力在醞釀着發動，什裏鄉紳也者的人都趕的趕殺的殺，着實有些希望。現在是完了，鄉紳們都回來重整旗鼓了，趕鄉紳的人現在也是逃的逃殺的殺了。』

于是大家都雜談起關於F縣的事情來了。

這時在他們雜亂的談話中我忽然在腦中浮起M君的影子來了。于是我連忙問那個朋友：

『喂！M君，你認得吧，他現在怎麼樣了？』

那個朋友像被我提醒了般的把吸着的香煙急急的拿下說：

『噯！不是你說起M君，我倒忘記了，這是一件值得報告的事情。而

且那時我也正在B村，現在你們聽我詳細的說吧！』

『M君有關係嗎？』我像很不放心似地問他。

『當然，而且他在這事情當中是一個最重的人物哩！沒有了他，沒有了像他這樣有革命性的人，這樣事情可說是不會發生的。至少這事情在我們鄉下，不，在全F縣是可以說是一樁驚天轟地的事情哩！』

我們都催促他快說。

『事情是這樣起來的。』他說了。『在A村九月裏來了一隊緝私隊住着。本來在A村又不是鹽場，如果說是和鹽場相近，那是要差到一百多哩路遠，所以照事實講起來，緝私隊在A村是無駐扎的必那的。當他們來A村時，A村的民衆也反對過，可是因為有縣政府和緝私營的公文在，也無可奈何，這個名義上雖是緝私隊，其實連隊長只有五個人，他們住在A村的村端的一個叫做文昌閣裏面。每天他們背了快五鎊到村上去巡邏有否買私鹽的人走過。

『那時A村的民衆對於他們是很討厭的，面上雖然和他們周旋，暗地裏他們是恨不得一時能把他們驅逐出境。隊長後來也好像知道這個情形，於是對A村的有聲望的紳士們地方，就施其諂媚的手段和他們聯絡了。

『這隊長的名字說出來你們知道也未可知。就是離A村二十里的C村頂頂大名的流氓江洪發。據A村人說，本來緝私營長並不會派人到A村來駐扎的，原因是江洪發有一個親戚在緝私營裏當不知什麼庶務之類的差使，於是江洪發就跑到那個親戚地方去攢營了。起先營長不答應，因為所有的地方都派出來了。但他是熟悉內地的情形的，於是極力慫恿營長在A村應該派幾人去駐扎，他說了A村附近的民衆販私鹽如何的多，到那面去一定有許多罰款可拿的話，居然營長被他說動了，就派

他到A村來。說內幕的情形洪發是沒有薪水的，拿來的罰款和緝私營長對撥。你們看這樣子到A村來駐，那有民衆對他不怨恨之事。而且確實說起來。這是給A村附近的農民一個致命傷。

『你們大概都知道A村附近的幾村買官鹽的店鋪是沒有的，即使像去年般的在B村開了一斤買官鹽的店，但結果是沒有人去買的。因為官鹽和私鹽價錢要差到一半。在儉省的農民是寧可費了一天的功夫，走一百多里路到X鹽場裏的鹽民地方去偷買的。到X鹽場去，A村是必經之路，而A村駐了緝私隊，這不是給他們一個重重的打擊嗎？所以這緝私隊，尤其是這個流氓隊長，簡直是做了他們的眼中之釘了，而且罰款又訂得這樣利害，「私買和私販私鹽者，一經查出，一斤罰毫洋一角」，更給農民們一種劇烈的反感。

『在十月初五不知初六日，於是事情就這樣起來了。這是無可避免的，在農民的憤慨的心中誰也知道這事情總有一天要暴發的。

『在鄉下十月裏對於鹽是最需要的，因為那時可以收割田裏的白菜了，洗好了後，是馬上一缸一缸要用鹽醃起來作鹽菜的，當第二年整年的下飯的小菜。所以那時各村的農民都要到X鹽場去挑鹽了。但因A村有緝私隊要查，大家倒也有些不敢去挑，買官鹽去價錢又差得太多了，於是他們都很巧妙地想出一個方法來，就是鹽挑得來時在離A村十里路的地方站了一站，等到天黑了，大概十點十一點鐘光景，他們就偷偷的挑到A村來或者挑過A村，因為那時緝私隊是都睡覺了。可是後來不知怎樣這方法他們忽然知道了。當然這位流氓隊長是很氣憤，因他們來A村，還沒有撈着過錢。于是在某一夜他們很秘密的連隊長五個兵都伏在村邊，等候到X鹽場去買私鹽的農民到來。在半夜的時候，一般農民果然每個人挑着重重的担子來了。緝私隊所有的是快槍，農人所有的只

是扁担，當然，他們都被那個像老鷹捕住小雞般的隊長一起帶進他們所住的文昌閣裏。這次一共有十二個農民，恰巧這些農民都是B村的，A村的農民一個也沒有。隊長怕他們逃脫，於是如戰爭時獲着俘虜般的個個農民上起手拷腳鍊，雖然一般農民都反抗的說着，『我們犯了什麼重罪，要上起手拷腳鍊。』可是他們當作不聽見般的，個個農民如豬般的縛着，原因他們都想睡覺了。

『第二天一早這流氓隊長居然像法庭審訴訟般的打着不三不死的官話弄起來了。說一斤鹽罰銀圓一角，否則，解縣槍斃。於是B村農民都強硬的說，『這鹽我們並不是販得來賣給人家，是自己吃的，爲什麼要罰。而且我們只挑了一二元錢鹽，一元錢三十二斤，如果罰起來時，我們個個人倒要賣老婆給你看了。』

『那時候A村的人都得知這事情，統統跑得來看。當B村農民說了後，到看不出這隊長也會擺起虎威來，叫四個兵士拿着藤條打起他們來了。這時農民雖然咆哮，因手足都不能動彈也無可如何。

『在農民中有一位年輕的據說同那隊長有些親戚關係的，當然就向他討饒，叫他去手拷腳鍊我們情願罰出一元錢一個。本來這樣下台，倒也沒有以後的事情了。那知那隊長不答應還可，還反那個年輕的農民打了一頓。這真使農民們更外的憤怒起來了。

『A村的人你們大概都曉得他們是非常自私自利的。犯着了他們時，固然會出死力爭鬥，可是人家有了事情時，他們是站得高高地方看熱鬧的。所以B村的農民受了這樣無故的刑罰時，在他們看了倒反引以爲有趣，一句的公道話也不說。但是在下午這個消息詳詳細細的傳到了B村時，B村的農民個個都氣憤異常，想立刻要來A村把扣住的農民爭回去。後來有些農民說，『現在暫時不要慌張，我們到農民協會裏和常務M

君去說吧。』

『那時M君在B村農民是最信仰不過的，他們倚着他真好像是他們的父母一般。他們都跑到M君的地方對他去主意解決這事情。這時有幾個農民的心裏好像火燒着般的激烈，立刻要M君設法交涉，否則，我們召集農民去拚他一個命。而M君這時胸中似乎早有成竹般的一些不動聲色的向他們說：『你們靜些，現在別人差不多還不知這件事情哩。等一忽我當到A村去，用本村農會的名義去同緝私隊說，叫他們釋放我們的同志，』這樣一部分農民才始安定。

大概在黃昏的時候M君就帶了幾個農民到A村緝私隊裏去，談了一回，這位流氓隊長好似餓了許多時的野獸，現在既有這一大批農民捉着，就要在這批農民身上括他一個飽囊般的無論M君怎樣說，總歸堅持着一斤罰一角毫洋的條例不釋放。當時M君也不動怒，也不爭執。就這樣出來了，這時跟去的農民簡直不明白M君的意思，屢次向M君質問，M君總一言不發。

『第二天早上這事情就爆發了。

『這一天M君起來得特別早，早飯吃後，他就叫一個農民拿着銅鑼在B村敲起來，叫他們立刻聚集在一個祠堂裏開大會。一霎間全村的農民都跑攏來了，老的少的就連婦人也奔出來了。這因他們都預知今天開會一定有關於買鹽的事情。

『江洪發是什麼東西，我們給他到閻王屋裏去。』

『他們雖有槍，我們有鋤鐵耙，打打看，如果我們不把他們五個人打成個肉漿，也不要做人了。』

這種激烈的語聲，從青年的農民口中不時的說了出來。

『在全村農民一起到來了時，M君就跳上祠堂裏做戲的台上說話

了，從他面上所表現着的如鐵一般冷的和憤怒的臉色，全會場裏立刻剎呈現一種非常緊張的空氣，靜得什麼聲音都一些也沒有。

『他用他的固有的熱烈的急促的口吻對農民們說話了。他是非常的興奮着。他起先略略的報告昨天他去交涉的結果。說到後來，他就把這隊長這麼不懂事，而且他是極端侮辱我們的農民，彷彿我們的農民是最下流的東西，不屑與我們談話的神氣。總之他是當我們不是人的看待。』

『這時農民都閃動起來了，發出極大的憤怒的聲音來了。他是越講越起勁的，接着說：

『本來在革命政府下面還有這種私鹽官鹽的制度，簡直是鬧笑話，簡直是不把民衆的痛苦放在他們的心上。鹽是我們日常所必不可少食品，還要分着有官有私，那末他們還是痛痛快快的把米，水也分了官和私吧。再說一句，他們還是來殺死我們好了。像這次的事情，退讓些說，我們農民並不是把鹽偷偷的買得來向人家賺錢的，是自己吃的。不吃鹽試問他，我們能够生活不？而且爲什麼這些的事情把我們無辜的農民上手拷腳镣？他們犯了盜賊的行爲了嗎？他們做了萬惡不赦的事情了嗎？』

『到最後他說着：「我們是決不能隱忍下去了，我們無論如何不能屈服。現在我們全體民一齊到A村去，但要知道此去我們不是向那個流氓隊長乞饒請求，我們是要叫他立刻把我們農民釋放。否則，他們就是我們的仇人，我們不要遲疑，不要怕，立刻和他們開戰，決鬥！」』

『這時候全村的農民都大聲的喊着「好，好！我們到家裏各人去拿了傢伙，再來這裏齊集去吧！」他們的憤怒已到了一刻不能忍耐的地步了。一霎間，全村的農民拿烏槍的，拿鋤頭的，拿鈇把的，拿扁担的，拿木棒的，拿生鏽的撲刀鐵鎗的，拿叉的，都聚集在祠堂裏靜候M君的命令出發。而且這時最驚人的就連農婦們也用藍布裹着頭拿着菜刀火，叉，個

個咬着牙齒，好似恨不得立刻要把那隊長的頭斬得來的樣子。

『他們出發了，浩浩蕩蕩真像一支嚴臨大敵的決死隊。到了A村距文昌關半里路的時候，緝私隊隊兵看見了，他們一看這是B村的農民哩，個個拿着利器向他們方面過去。他們見來勢不對，便馬上開槍，不使農民走近。但這時農民的整個的心已被復仇決鬥的思想包住了，性命二字早已置之度外了。所以任緝私隊兵開槍他們只是俯着身子，放着鳥槍，口裏大聲的喊着：「不要漏脫了一個。」像疾風般的滾過去。霎時間，開槍的兩個緝私隊兵都被包圍住了，他們用鋤頭鉄把……，你一下，我一下，早已腦漿迸裂死在地上了。他們奔進文昌鋤裏把縛着的農民放了，接連的喊着：「不要放過了流氓江洪發！」』

『其實那個隊長在隊兵開槍時早已逃了。於是農民分組的像發狂般的各處搜尋追趕。大概那隊長死日也到了！他不到A村人家地方去藏匿，偏偏他會沒有的在大路上逃奔着。結果被農民望着了，一聲喊全村農民都向着他追趕了。當然他是在萬分恐懼中逃着的，兩只足要他奔得快，在這時無論如何是不可能的了。農民是四方面用包抄式的鼓着全力追趕的，他們用石子擲着他，用奪來的快槍打着，終於在溪邊捉住了。

『「你這狗，我們犯了什麼罪，要把我們兄弟們上手拷腳鍊？」「你這個流氓，你不想想從前你的情形嗎？現在做了隊長，難道是上了青天嗎？」「現在呢。你又可以打官話審堂了。你這狗！」農民們你一句我一句，你一棒我一吧嘴，已打得他跪在地上抖索着拜，討饒。

『「你這狗，現在你倒曉得要向我喊爹喊爺救命了。」一個年輕的暴燥的阿三，這時他已忍不住他的憤怒，便拿起他一把生鏽的撲刀，狠命的向江洪發頭上劈過去，他一見不好，連忙用左手一抵，馬上二個指頭血溜溜的劈落在地上了。農民們看見阿三已經動手，恐怕要打死他便喊

「不要立即打死他，我們慢慢的來處理他」於是他們用刀在足裏割一塊，臂膀割二塊，最後他們割下了他的耳朵。婦女們看見了，惟恐損失這權利，便也來你咬一口我咬一口的咬着。他們一面用冷水在他頭上澆着，不使他暈去，叫他活活的受痛。他滿身都流着血，喉間咕咕的響着已倒臥在血泊之中了，終於敵不住這許多人接連的宰割，白着眼睛，四肢一直死了。在那個情形之中，M君是阻止過他們的，但當這羣衆像發狂的狀態之下，他無論怎樣講，總是沒有効力的。最後不知叫什麼名字的一個農民說：「哼，雖然他死了，身體倒還是整個哩。」便提起他的鐵把向直躺在地上的隊長頸部用力的掘下去，可是眼力不好，成斜形的掘在下吧上了，踏着他的頭部搖拔起耙釘時，露着深深的五個洞，幾個牙齒也被掘落了。他又拿起一塊大石頭向他頭上擲下去，撲的一聲，白白的腦漿流出來了。

『這樣他們怒消了，氣也平了，把他的屍身用木棒扛到溪中，一閃散了。他們是完全勝利了，個個人心裏感到非常的舒服，回到家裏，整下午高談着這事情，一些不想到後來的結果得怎樣。

『第二天縣裏得知了，縣長驗過了屍，便到B村來了。但這是羣衆所做的事情，你到那裏去找兇手？於是便搜捕煽惑農民暴動的M君了。當然這時M君已逃之夭夭了。但沒有幾天，因B村的和M君有仇恨的劣紳指點着，終歸給縣裏捉着了。

『審判後本來是馬上槍斃的，而且紳士們給他加上了一個××黨的頭銜，向縣長地方迭次催促。但我們農民被M君幾月領導以來，已不是昔時可比了。他們已經很明瞭的知道自已的地位，不是牛馬，不是奴才；他們是破壞一切的先鋒隊，他們是新的世界的主人翁；他們斷不會眼看着他們先驅者領導爲了他們的幸福爭鬥着的M君槍斃的。在第三天

他們——全村的農民都跑到縣裏，要求縣長不能槍斃M君，否則，我們全村農民一起死。當時縣長就安慰他們叫他們回到家裏去，至于M君，他的人我都知道了，請放心吧！我斷不會槍斃他的。但是農民們不信他的話，一定要叫他把槍斃的判決取消。一天二天，他們餓着肚子只是在監獄裏防守着，縣長沒法，結果判決監禁五年，他們才放了心回來。」

那個朋友的報告至此才完結。當時我們聽了，個個人的心裏感到異常的奮激，不覺同聲的喊出了，『好一個勇敢的戰士！』同時我們的臉上都罩下了一層陰鬱的臉色，想起五年的監禁。

現在M君是死了。在獄中只整整的一年，他的這樣有力的生命被黑黝黝的監獄吞噬了。我們損失了一個勇敢的戰士了。

我們損失了一個勇敢的戰士了！

我們流淚嗎？悲痛嗎？不，——不，我們應努力繼續M君未完的事情哩！

作于十八年勞働節

武器之發明家

日本荒烟寒村著

秀年女土譯

西部歐羅巴某國陸軍部的門前，一個外國紳士站着要見陸軍大臣。門房問他有什麼事，那個外國紳士說『想賣某種發明品，這發明品是近世對於戰爭上的一種革命品。如果能買進這發明品的國家，都能打敗敵人。』

門房聽了這樣話後很高興，立刻陪他到陸軍大臣的房間裏去。大臣一五一十聽了他詳細的話後，也覺得非常喜歡。便叫那個紳士坐在椅子上，聽他說着關於發明的詳細的事情。

紳士從頭至尾說下去，他所發明的是一只飛行船。這飛行船可以載一聯隊的兵士，同時能在空中停泊數天，也能抵得住極猛烈的暴風雨。于是陸軍大臣和他誓約叫他關於這飛行船的報告絕對須嚴守秘密後，外國紳士就拿出新發明的圖樣來，同時關於這樣機關的構造要點加以說明。

這時大臣的喜歡真是無以復加了。

『那末這多少價錢？』

『一些不講虛價實實在在須百萬圓。』

『好。』

大臣歡叫了一聲，誠心誠意的擁抱了外國紳士一回。

『那末就給你百萬圓支票吧。這支票無論什麼時候可向國立銀行去掉換現金的。以後倘若再有這樣大發明，無論如何要通知我們。』

『好的，正好，我身邊還有另外的大發明品帶着。』

紳士很狡猾的眯着眼睛說着。

『這真是一種很偉大的發明哩。』

『是什麼呢？』

『我發明了一種大炮，用這大炮，能夠射落任何大的飛行船和飛得任何高遠的飛行船，換句話說，無論這麼的飛行船，總免不了受這大炮的攻擊而致命的。』

大臣的臉龐。露着出神的神氣。他性子急起來了便打斷紳士的話。

『且慢，中止你的話吧，你的話前後不是很有些矛盾的嗎？你起初說這發明的飛行船是無論什麼東西都不能破壞牠的，現在你又說這大炮是能擊落無論怎樣的飛行船，那末你不是在撞擊你剛才的話嗎？』

可是這紳士笑着回答說。

『什麼，這些並不是不可思議的事情。我發明那個飛行船，因為是最利害的武器，那末現在發明破壞這飛行船的，不是必要的嗎？』

『這是不錯的，待我說下去吧。當然，如果他人也發明了這大炮想賣了的時候，雖然那我也是很願去買。……』

『嗤』紳士不屑的叫了一聲。

『那在閣下有如何程度的差別呢。閣下，如果現在我走到外面去，幾分鐘內，把鬚剃了衣服換了，好像變做另外一個人似的走進來，那你覺得對的嗎？還有，這時候把大炮賣給你，那你滿意嗎，希望嗎？』

『那沒有法子的。總之我除了買你的大炮外。是沒有別的手段的。不

然的話，因為你要把牠賣給別國政府的啊，是不是，現在那個大炮要賣幾多錢？』

『百萬圓。』

陸軍大臣沒有方子，又把百萬圓的支票拿給他，而且拍着他的肩膀說。

『像你這樣聰明的人是沒有了，但是你這麼樣的來發明這可怕的大炮呵。』

『那裏這種大炮是一些也沒有可怕的。』

『不。可怕的。那末你還有能抵禦大炮的威力的武器嗎？』

大臣咽了一口氣問着，但那個紳士只是冷然的看着他漸漸把身體在椅子上搖着。看着陸軍大臣的面，使人起惡感地笑着。等一忽兒他說了，

『那末，把這秘密告訴你吧。』

『閣下，我為發明飛行船，同時也發明了一種鐵板。這鋼鐵板是裝在飛行船上面的，所以我這飛行船，就是用我的大炮去射擊也能完全保護的。』

不愧為陸軍大臣的，到這時也憤然作色了。

『你到底在說什麼話，你把我看作呆人了嗎；這種不正直的事情，實是不應該的。你這樣太不行了。』

『這是你的話，但是閣下那並沒有什麼不行的，你對於我這樣講是沒有權利的。我的飛行船有什麼地方壞，我自己相信是很好的。就是我的大炮也沒有不好的地方，我對這大炮，我相信比飛行船還好過許多哩。』

『但，但，你的鋼鐵板和飛行船一齊買給我，不是最適當的嗎？』

『閣下，你這樣當作空話說着，我覺得是很討厭的。』

外國的紳士冷然的答着。

『在大炮未發明的時候，那這鋼鐵板不是不必要嗎？』

陸軍大臣暫時靜默，漏着深深的呼吸，無力的問着。

『那鋼鐵板的價錢呢？』

『百萬圓。』

『喂，怎麼樣肯讓到五十萬圓嗎？』

『受了什麼處罰，要減到五十萬圓；如果我拿到他國去，馬上百萬圓能買得出的。』

『好，好，再拿百萬圓去吧。你這個人太厉害了；你這樣弄下去，吾國家要破產哩。』

紳士把支票藏在懷中，向大臣告了別，就朝着門出去了，那時陸軍大臣叫住紳士。

『喂！慢慢，這鋼鐵板的確能夠抵得住破彈吧？』

『的確！對於我所發明的大炮。』

紳士笑說着。

大臣好像放心了的樣子說着。

『啊？這樣子才使我們放心啦。』

『當然的，在比我的大炮最強有力的破壞的大炮未發明前，請你放心好啦。』

『但是，那種發明是可能的嗎？』

『我相信是可能的。』

『怎麼，那末什麼時候可以發明呢？』

『那裏，早已發明了。』

【噯，這發明的是什麼地方人？】

【是我。】

【是你？爲什麼你剛才沒有說起。你大概是要把大炮賣給我們，後來你所發明的能够抵禦大炮威力的鋼鐵板也想賣給我們，】

【對的，像你所說般的。】

【而且最後你還要請求百萬圓】

【當然。】

陸軍大臣不覺憤怒然的發怒了。

【賊種！你想亡吾們國嗎？把你的姓名講出來。】

外國紳士的臉很冷靜的現着嘲笑的态度而且用像愚弄他般的語氣說着。

【你要怎樣便怎樣，但這不是閣下賢明的地方。至于我的姓名沒有另外再改的必要。這結果的如何，常識不是在告訴閣下嗎？一切軍備的擴張，早晚國家會到滅亡的地步的，閣下不是熟知的嗎？無論後十年起來或十分鐘起來到底有什麼差異？】

外國紳士（實際是資本家的國際競爭氏）拿了帽子，斜眼的看着呆了的陸軍大臣向陸軍部門出去了。

街 燈

裘柱常作

這時候夜已深了。街上的行人的影子也已消散。

在N城裏，一到夜深時總是死一般沉靜，死一般寂寞的。白天裏奔走得疲乏的人們都在家裏關起了大門睡覺了，傍晚時在街頭閒遊的一般沒有事做的人們這時候也去做各人的好夢了。

還有一般有錢的先生們在這樣的深夜裏總是在和娼家裏度溫柔的甜蜜的夜。不過這種溫柔的世界是關在門內的，門外只有那已經斜了的月兒還照着冷落的街道，路旁的街燈靠着人家的牆頭在窺視這樣的深夜的秘密。

斜了的月亮的光和淡淡的街燈的光把一個深夜的宇宙照得死人的面一樣的蒼白，一樣的慘淡。這時月兒快要爬入人家朝西的窗櫺了，街燈只是用他的倦眼注視着黑暗的小街。

在城南的W街的一條小街裏現在完全被黑暗佔據着，兩面距離只有三四尺的高牆遮住了月亮的光明，只有街口的一只淡淡的街燈將牠微弱的亮光照入深邃的街底好像牠是在這街口期待什麼東西出現一般。其實這時候街裏並沒有什麼人，就是連一隻狗都沒有，在每天傍晚時分總在這個街口站着來往的人們的幾個粧飾得很濃艷的婦女，也

不再在那裏出現。

這條街裏比起別街來委實也有些不同的地方：在白天里是一樣的進出些男人女人，不過這街里的女人要是在白天走出街頭來，她們的頭髮一定是沒有梳，面上多少總還留下些睡意，鞋也總是拖着的。在白天里這街內的女人總是與工廠裏放工出來女工差不多的瘦儂，一到了晚上，她們的睡意也在脂粉裏消逝了，頭髮，衣裳，鞋以及別的身上的一切都整理得清清楚楚的，而且醉人的粉香還不時地透到過路的人們的鼻裏去。

總是太陽快要下山的時候，這街口就有態度非常安閒，服裝非常漂亮的女人很閒散地站着，很不經意地看着路上來往的人們，同時又像是很注意地在看路人有沒有看見她們。倘若你在這裏走過時看見她們，她們一定帶着似笑非笑的一種和靨的神氣在看你的。

待到夕陽的餘輝在暮色裏整個消沒了以後，這街裏進出的人們就增多了，不過這些都是衣冠楚楚的先生，女人的影子就很不容易在這麼找得的了，女人的諠笑聲，嬌嘆聲，絲竹聲，歌聲……却很可以聽得見是在別的街裏零落下來的時候，這一條街裏就熱鬧了起來。一直到夜半，別的街裏再也沒有人進出了，這街裏却不時地有人進出，時常可以聽見傍晚時站在街口的女人送客人出來，用最溫和最殷勸的語調，像叮囑，像吩咐一般地約他明晚再來。在這條街口的街燈每夜都在含着蒼涼的苦笑看着這些多情的祕密，牠的慘白的亮光可以使送客的女人賣弄她臨別的秋波，

今夜的街燈還是一樣地在窺探這街裏的祕密，到了月亮已經緩緩地走到西面的天空裏時，牠還是張着倦了的眼睛望着街裏，街裏只有寂寞，只有冷靜，只有可怕的黑暗；雖然還是與他日一樣有諠笑的聲音從

人家的門縫裏漏出來。但是今夜這街裏比他日似乎總淒涼些，慘淡些，好像有什麼悲苦包藏在這街內的黑暗裏頭。

在街燈的光線照不到的街底裏的一家人家的大門突然地開了，從屋衝出來一陣緊張的空氣，在這陣空氣裏混入着一個十五六歲的少女。她急急地衝出來，雙手掩着她正在流淚兩眼，街口的街燈就飄視着這個在啜泣的少女。緊緊地跟着這個女子趕出來的是一個肌肉起筋的青年的婦人，她一隻手拿着一條鞭子，兩只眼睛透露着冷光。

『你這醜婆娘，還想逃到那裏去？』青年的婦人帶着氣喘的聲音喝着，這個在啜泣的少女立刻便站着不動了，在慘淡的燈光所照着的方。青年的婦人看見她不動了就急急地走上前來，一把抓住她的頭髮，拉他轉來。她看見青年的婦走近來時還是不敢向街口逃去，只是把雙手遮着頭部，屈了腰對她流淚，好像一隻在柵裏的羔羊看見屠夫拿了刀走近來時一樣的恐怖。待她的頭髮被她拉住時，她便發出迫急的，怨痛的哭聲來，但她不敢掙扎，她只是哀哀的哭着。

『哼！醜婆娘，你想逃，今晚我打死你這個賤東西！』沒有同情的鞭子就抽了下來！

『呀我不！……我不，……』

『賤東西，要你做生意你總不肯，你這該打的東西！』鞭子還是很不客氣地打上她的身去，有一種尺尺的聲音在沉靜的空氣裏一陣一陣地傳開來，好像水面漪漣一樣的慢慢地消滅在遠遠的去處。

同時隨着鞭打聲音而起的是這個可憐的少女的哀呼？

『呀痛……呀！……我不，不……呀！難為情的！……難為情的呀！……呀！……痛呀！……。』

『要你痛，你還不聽話小婆娘，你不做生意？哼！不做生意要你甚

麼，養你做甚？養你白給飯你吃哼？！……』一壁說一壁又提起鞭子來打。

她覺得痛得不能忍受時便拚命哭着，拚命喊着哀求她的假母動慈悲的心腸，因為她只是一個十五歲的小姑娘，她生長鄉間也不知世界上有多少出人意料以外的事情，她也不知道怎樣可以免去這種意外的苦痛，她只知道哀哭。

因為年紀還小，她怕陌生的男人，怕陌生的男人好像小羊怕老虎一樣，她不敢走近這些嘻皮笑面的輕薄男人的身旁，她總是不敢。在鄉間她雖然也會與隔壁人家的牧童同到草場上放牛，同在林陰下講故事，在那裏連什麼人都不怕可是到了城裏以後她看見什麼都怕。——尤其是怕這些不想睡覺的在她的家——其實並不是她的家——裏來無法無天地喝酒的先生們。

每天當街口的街燈亮時，她的恐怖就增加起來，她知道這時候一定有說話的先生們——她所不認識的男人——要來，來叩她們半掩的門了。有時候也有些男人連她的假母都不認識，但她一定堆了滿面笑容去招呼他們的。這在她是一種不可解的謎。

不僅是她，就是站在這街口的一盞街燈也只呆呆地在看這種不可解的謎。

她站在籬邊嗚咽着，她的假母兩眼凶凶地瞪着她在氣喘：

『明天接客不，賤骨頭？』

『——』她還是嗚咽着。

她的靜謐立刻就激了氣喘着的中年的婦人的電一般的憤火，一會兒又揮動手中鞭子打起來。

『打死你這個賤骨頭，今夜我一定要打死你沒有用的賤骨頭！』

『呀，媽：……呀，難為情的……難為情的……呀，……』

她好像什麼都說不出來的，她只會喊痛『難爲情。』

『哼難爲情，你這種賤骨頭還怕難爲情嗎？什麼叫做難爲情？我問你？……打死你這個賤骨頭，……不做生意……』

『痛，痛，……媽，……媽，難爲情……難爲……情的。』

『阿說，賤丫頭！……賤丫頭，你還是這樣……還是不肯做生意嗎？哈，……你不做生意要你做什麼，……賤丫頭，你還說難爲情，你你是什麼東西，也說起難爲情不難爲情來！你也配嗎？賤丫頭，你也配說難爲情，……啊，你是什麼有錢人家的千金小姐，我要你來怕難爲情。……』

『不做生意要你來吃飯？該死的賤丫頭！你是什麼東西，你也說起難爲情不難爲情來了，什麼叫做難爲情。……難爲情！你不知你自己命裏注定是不好怕難爲情的，……怕難爲情就可以不做生意，就可以現成的吃飯了嗎？不懂事的賤丫頭？……』

『你再哭我打死你！你倒會在老娘面前作態，我出了錢買你來，要你來吃飯，要你來着衣裳，我有這許多飯給你吃，這許多衣裳給你看嗎？……』

好像是這個中年的婦也打罵得疲瘁了，所以她只是凶很很地看着她辱罵着。她呢，也好像號哭得疲憊了，只是默默地立在牆邊拭眼淚。自然她不敢作聲，一作聲無情的鞭子就要向她作威的。

就是在這時，巨大的慘痛慢慢地變作修長的淒苦的時候，深夜的沉靜又要來把這個可憐的少女的傷痕遮蔽了，一切的啼哭，哀求，辱罵，毒打……都要向深夜的沉靜了消滅了，這條街底裏的人家又走出一個廿歲左右的少婦來。

『媽，你也太疲乏了，進去坐坐罷，小妹妹我來勸她。』

她慢慢地走近這可憐的少女的身邊，她蒼白的面上泛上了一層憫

憐的表情，淡淡的街燈的亮光也罩着她瘦削得楊柳一樣的身軀。她一只手撫着少女的額頭一只手去拉她的手。

這時街裏的空氣也平靜了下來。

『小妹妹，你挨打了罷。吓！你還是聽媽的吩咐接待客人的好，這樣子挨打不是太痛苦了嗎？——呀！手上的傷腫了起來，痛罷？她說着去撫摸手上的傷痕，她的心頭也激起了好些同情的波紋，用溫柔的語調來安慰這個受了毒打的少女。

『是的……姊……痛……』她抬頭張開兩只哭紅了的眼斷斷續續地說。

『還是聽了媽的吩咐接客罷，免了日後再受同樣的毒打，小妹妹！』

『我怕，——姊！』這時她似乎是遇見了救主一般大着胆說起話來了，並且她自己也去撫摸傷了手，好像要少婦去可憐她一般。

『怕什麼？——怕難為情？——是的，小妹妹，我——我從前也和你一樣。一樣怕難為情，一樣受媽的毒打，小妹妹，我們是不該怕難為情的。怕了難為情就沒有飯吃，沒有衣穿！……』

少婦說時也想起了自己的命運，似乎說不下去了，只好讓沉默來佔據她她們的心兒。

兩個年輕的女子在午夜過去了的時候還站在黑暗的街裏，只有街口的一盞街燈伴着她們兩個。街裏的人家的笑語聲也消滅在深夜的沉靜裏，大街上連一隻守夜犬的蹤跡也找不到。這個人間好像已經沒有別的東西的存在，除了在街燈的影裏的兩個蒼白的少女。

無邊的靜默混着無邊的悲哀籠罩了兩個蒼白的少女。

『還是進去睡罷，少婦催促她，明天早晨還要你掃地措桌呢。』

『呀！姊，我怕——』

受傷的少女這時候就哭倒在蒼白的少婦的懷裏。

二八,六,九 南京。

在三層亭子樓

小 葦 作

爲着要吃飯，不得不當跑街式的教書匠；教書匠的收入是「天曉得」的，房錢不能列入預算內，於是便祇好在親戚「府上」措油一間從晒棧改造的三層亭子樓。雖然小得一牀一桌之外就無「撒屁」之地；但「居高臨下」——智識階級如教書匠之類總是「居高臨下」的——對於里內的一切動靜，却能聽得清清楚楚，內之如二層開嫂嫂與後樓嫂嫂因爭洗馬桶（搶自來水）而相罵，外之如寧波嫂嫂同蘇州阿姐因吃醋而互毆等等，在我不到校裏及晚上的時候，真是我唯一的消遣品，有時且爲之放下書來，仔細地體味，快活地欣賞，比拜讀當代著名的文學作品還來得當心。

如今，我對這間巍然的三層亭子樓，已有了三月的歷史，對於里內各種聲音因耳之爛熟的緣故，使我深切地感到這些「都市之繁音」是怎樣動人的力啊！

小販們的叫賣聲，在里內自清晨以至深夜末嘗或斷，這些引起我最強烈的注意：

蒼老而嚴肅的「大餅油條」聲，差不多一天總要來四五次，每當從遠遠的里口傳來他激越的聲浪時，那些小孩們都不期而然地學着他逼真語調。早在這兒爲他「鼓吹」了。他大約是個山東人，大餅同油條比任

何人都大些新鮮些，所以生意很不錯。他似乎是個近四十歲的人，態度很嚴尊，我沒聽見他如其他的小販一樣總喜歡和婦女們打趣。在小販們學着他的腔調，玩皮地跟在他的後面呼噪的時候，他總是不改他的常度，提着激昂的噪音高喊大餅油條而前進。

賣火腿饅子的常在深夜十一時及清晨五六時來這兒。從他的喉音我料想他是個十四五歲正在發育期間的少年，他的叫聲帶點淒涼；就有人在買他饅子的時候，還是不斷的喊，有時，他簡直在哭訴在哀求，尖銳的語音裏顫抖得震耳欲裂。一天我在里口聽得這哀婉的「火腿饅子」的喊聲時，我真為之意外的吃驚，原來這個小販，並不是個少年，是個短小的本地老婦人。我不相信她的年齡會至她臉上所表現的那麼大，但她的乾癟的嘴是這樣深深地藏入于她的下顎裏，頭上一塊油污不堪的布的下面，便是她的臉了——這是個怎樣而積狹小的臉龐呵！她的臉皮皺縮得不成人形，沒有肉的鼻尖骨突得很高兩旁的雙目，已經潰爛不堪了，她用着指頭拭着淚水向着里內。藍子裏盛着滿滿的黑色的饅子。我知道她的糖子是不會有多大的銷路了的。從此，每此她過着我的窗下時，我當站在高高地俯視她，見她的饅子總是滿滿的，如哭訴如哀求的叫聲，總是不停地喊着。

來得此數最頻繁的要算那位賣糖糕的了。他的糕種類不少，所以他喊的時候多是接連地。「賣糖糕，碗兒糕，黃粟糕，方糕……步步糕」一大套。每次放在最後的便是步步糕，特別拖着長聲，語音加重，我很替他放心，這位叫賣者因有「步步糕」的法寶，他的主顧是不怕沒有了。

此外如賣饅頭的賣糖果的賣五香牛肉的賣臭豆腐的……許多的小販，我對他們大多是無一面之緣的，可是在他們的叫賣聲中，把他們的身世境遇乃至每個人的個性，都詳盡地告訴我了。他們常把高擱在三層

亭子樓的靈魂，引到地下來。

當我不住在亭子樓的時候，我常要惦念着他們是否照常地在里內呼喊進行着。就在亭子樓時，我常自己查詢自己……今天賣大餅油條的來過沒有？賣步步糕的來了沒有？賣火腿糝子的來了幾趟了？……假使發現那賣糖果的或賣五香牛肉的今天整天不會到來過的時候，我是怎樣為他們擔心：我常要從三層亭子樓下來去找到他們啊！

現在，我將與我的三層亭子樓告別了，此後的寄身之處雖尚無把握，但再也不想住這樣高高的三層亭子樓了。祝福這些不相識的朋友們！只要我們健在，這地球上該有廣大而平安的生活的路啊！

倒 老 爺

不知是快活林的獨鶴，還是青光裏的夫凡，曾經稱過倒馬桶的老同胞為倒老爺。這樣的稱呼是否含有輕蔑的意思我可不知道，我覺得這個名兒喊起來很順口，現在我就以之恭贈我常常惦念着的一個倒馬桶的漢子。

這一個里內，倒馬桶的大約有三四個人，他是這一羣的領袖，高聲呼喊的是他，指揮倒糞的是他，調查新戶索取酒錢的是他……總之其他的幾個好像是他身上分出來的幾隻手，這一里內的倒糞的職任，完全是他一個負責的。

他對人很和氣，有些女人因為起身過遲，提着馬桶趕過來，叫他「對不住慢一慢去」的時候，他總是和氣地跑過來接着馬桶倒下了又送回她。但這個和氣，却並非因他的「操業低微」的緣故；當有些婦女對他命令式呼喊他訓示他的時候，他却有一副倔強的駭人的面目，使婦女們不

敢再向他有輕蔑他的口氣。

第一次使我注意他的是：有一次本宅新搬入一位房客，第二天二房東的娘姨把新房客的馬桶放在後門，他看見了，他就問娘姨要照例的酒錢。我以為這隻馬桶一定有點特異，所以使他這樣容易識別。但據娘姨的回答說馬桶大家都是半新不舊的，一宅內拿出七八只有時連自己也認不清楚，但這位倒馬桶的只要一瞥見就知道這隻是二層樓的，這隻是灶疲間的，這隻是舊有的，這隻是新來的。從來也不會弄錯過。

大約是端午那一天吧？我看見這位「倒老爺」在下午一時左右，到每一家裏討賞錢。這賞錢好像有一個定額，六角四角不等，他拿着了也不論多寡總是非常恭敬地打一個鞠躬，說聲謝謝而去。但不一會我發現他在里口起了糾紛：一位甯波婦人提着尖噪在唾罵他：「呸！下賤的東西，便不給你怎麼樣？……」『不給麼？好！明天我不倒你的馬桶！』他的語聲非常嚴肅而堅決。巡警先生過來了。甯波婦人的尖噪的聲音蓋沒了一切的噪雜，結果是巡警狠狠地跑過來照着「倒老爺」一連三下響嘴。倒老爺的面部紅中突起青色，拳頭已握緊了，兩眼向着巡警要預備吞吃他似的。巡警把槍桿從背上卸下來，拿在手裏，鄙夷似地說：「怎麼樣？明天你倒不倒她的馬桶？」「倒老爺」沉默了一會，臉色起了種種的變化沉重的語音纔從他的口中激盪而出『好！我就倒她的。』巡警回頭走了的時候，他向巡警的背後狠狠地注視他，直到他昂然蹶出了里口，便轉入別一家繼續討他的賞錢去了。

「倒老爺」為這一里的人們管着與吃飯一樣重要的事務，但誰也不會注意他，祇有在每日上午九時光景，他的激越響亮的「喂……！倒馬桶來了」的呼聲，把他們好夢驚醒時，纔恨恨地罵他一聲，「該死的狗賊得這樣怪響！」其實，他並非特別高聲來驚破他們的好夢，他的喉音確響亮

極了，是先天的還是後天的，我可不知道，總之他的聲浪有時像教堂裏的鐘聲一樣清越，有時却像工廠裏的汽笛一樣宏大。他呼喊時，聲音高低大小，支配裕如，毫不吃力。

我聽了他的高亢的呼聲，時常想起那些忠實同志們開會時，喊「對黨國旗行最敬禮，恭讀總理遺囑……」的司儀員，十之八九總是具着一副破碎不堪的喉嚨的人。像他真是在廣大的羣衆大會裏，一個最出色的指揮羣衆的發號者啊。但現在，自然，他祇配在這個里內做倒老爺。

我搬出這個里，約有半年光景，已久矣不曾聽見他的「喂……倒馬桶來了！」的呼聲了。我每想起未來的羣衆集會，我常常連想及這位音浪響亮的「倒老爺」。

着 火

子 欽

晚飯剛完的時候。小圓桌邊坐着黧黑的爸爸和眨着眼的矮祖母。五歲的孩子從櫓上爬下去在房間內跳躍歌唱，間或跳到兩位沉默着的人的身旁去逗他們說笑。

「奶奶，怎麼你老是眨着眼啊？給阿囡講個月娘娘不好麼？」

「講，講，」矮祖母張起她的一雙紅眼睛，笑意從眼角上流了出來。

「阿囡要奶奶講，奶不講也要講呵！」

然而她依舊眨上眼。嗤了一聲之後，又回復剛纔的狀態了。

本來是暗黑受不到多少太陽光亮的房子，一到晚便格外幽黑得可怕了。兩尺闊三尺幾寸高的窗口裏透起自對面牆上反射過來的微光，在這隱約中依稀可看見室內各種簡單的器皿的輪廓；一條犁，兩把鋤頭，爸爸的箬帽和箬帽下的板鋪，架板樸的床腳以及圓圓的破口尿壺。吃飯的桌子放在板鋪右前方的一角，因為這裏受不到對面土牆的反光，所以格外黑暗，一下子就什麼東西都看不見了，可以辨認的只有爸爸的高大的身軀，黑得可怕的像都神殿木偶一般的身軀，巍巍地豎在壁角；偶然有一二聲咳嗽或歎息便是在傳送這室內尚有生人的消息。阿囡是住慣了，家裏的一切彷彿都與她有密切關係的樣子，非但不覺害怕，且更以

爲可親；自然，暗黑也是可親的東西之一囉。

一線光亮從板床左面閃了出來，母親在收拾了晚飯碗盞之後點上煤油燈端着一盆熱水來了。她一手捧着木盆，一手擎着發綠光的玻璃瓶代充的燈，移着她的一雙小腳隨燈光走進來。屋子立刻亮了。給阿因偎依着的祖母好像是睡着了，仍是一聲不響的眨着眼。父親正皺着眉頭，額上像層密疊翠的山林佈滿了皺紋；他張着他那發寒光的眼兒向燈光瞧了一瞧，隨即從母親手裏接過水盆，本能地使起手巾來，而臉兒還是對着才自母親手出放下的玻璃燈發呆。

「怎麼光兒這麼幽！……」

「沒有油；幾天沒有舀洋油了，你看洋瓶子底裏只剩一些灰渣了。」
母親輕輕地退了一步，盯住了爸爸憤憤地搖了兩搖頭。

「莫說油，連飯都要沒得吃呢！唉，天啊，聽說又要打仗了！」

爸爸洗了臉，祖母，阿因也洗了，盆水的溫度已漸次從幾個人的手巾下失去，等爸爸倒出來洗腳時，原有的溫熱絲毫沾不到他的足上。好在爸爸腳是不大須要熱水的，他很快的把水倒下，又很快的把洗過的腳套進一雙破木屐裏去。

阿因伏在祖母膝上好久沒有聲息，好像一隻狗或一匹貓把她的思想牽走了。矮祖母低下了頭，一張嘴閉攏得一條線，她開始打瞌睡了，唇皮邊喃喃的發出低微的聲息來。蓄着刺也似的頭髮黑臉圓眼的爸爸全沒注意到這一角落裏兩個人物的事，他依舊震震鼻頭對母親說家務。

「物價一天貴一天，買一條竹鞭也須得一毛錢，這樣下去，還做得成人麼？田裏的穀又割不上，我們自己都沒得飯吃，你想那般工廠裏做工的又那裏得東西吃呢。租錢又催得那麼緊！」爸爸一口氣說下來，到末一句便拖長了聲調緩緩隨的歎聲轉出了口腔，一面不住地搖頭。

「可憐老年的媽媽不曉得怎樣死法。」

「說來罪過，得能生一場病便用棺材裝出還算是天大的幸事，說不定……」爸爸說不下去了，只深深地低下了頭。

「媽媽，阿因要睡。」小女兒不知什麼時候從祖母膝上抬起頭來，一手揉着眼睛，一手望母親衣角牽過來。

「媽媽給你去睡。你看奶奶打瞌睡了。停一會叫奶奶醒來，阿因合奶奶先去睡吧。」

「奶奶！奶」

「什麼——事？」矮祖母悄悄張開眼來，喃喃的聲音倏然停止了。她的沒光的眼珠向室的一角一瞥，又合上眼皮。

「奶奶，阿因要睡啦！」她依住矮祖母的膝頭猛撼。

「好好，去睡，就去睡，阿因歡喜奶奶，奶奶也歡喜阿因。」說着，矮祖母站起了身，很自然地闔了一闔。她的手拉着孫女的手，兩個矮小的人便動身向通灶間的那個門去了。

「阿因，好好兒睡，給奶奶睡在裏床。我過一會就來。」母親吩咐好了，擎着玻璃燈照她們到灶間門口，等了一息，又回來換桌子邊生下。

爸爸已合上眼皮。兩個人良久沒有說話，土氣息充塞着的房子內通過一陣長時間的沉默。一對皺眉頭的夫妻好像各有各的心事，彼此連眼光都不敢交接一下。

突然，爸爸像從惡夢中醒來一般叫了出來，這叫聲在沉靜的空氣中更顯得響亮——

「咳，那裏來的烟氣息？」他把一對爛爛發光的眼向室的四周打掃，臉上換上驚惶疑惑的神氣。

母親給他的一聲驚呼嚇了一跳，隨着也喊「咳」的喊了出來。屋子裏

所有的已不是煤油燈的光亮，而是另一種強烈的紅光。烏烟從小窗洞竄了起來，烟氣息簡直把兩個人的鼻腔塞住了。一陣劈拍的爆裂聲隨濃烟送進屋子裏來，接着外面像倒了高山一般的起了很大的譁聲，辨不清什麼是笑聲什麼是叫聲。

霎時，屋子裏只有紅血血的半透明的烟霧，火焰往窗口左前方跳過來了。

「火！」爸爸用盡力氣帶着顫音喊了出來。接着又是「火！火！」母親是嚇壞了，他抖顫着不知所指，竟哭起來了，哭聲中隱約地可能聽見她在叫着「天……天……」

爸爸大聲說：「搬東西！」但誰都不知道該什麼東西先搬。外面的譁聲更響得厲害，同時，紅的火焰也越跳越近了，一陣陣像烏雲一樣的黑烟儘向屋子裏送進來。低小不健全的小屋彷彿已在搖動起來了。

爸爸像聽到一聲什麼聲音，連忙開了門迎着黑烟衝出去。一條小巷裏已擠滿了人，每個人都有一付慌張的臉色，也有許多不絕地響着「嘎嘎」。火勢已蔓延開了，隔阿因家已只有一間屋面。天染上酒醉後的臉上所現的一般的顏，空中飛着火花瓦屑，下面火光像中秋節的潮水洶湧暴跳。爸爸眼看着，神昏了，他戰慄着蹬着雙腳。

救火車的鈴聲更清楚地聞見了。一陣喊起處，二十多個勇猛的戴銅帽的人擁着一輛紅色小車從人叢出衝了過來。救星！爸爸笑了，他慌忙趕了上去，迎着了小車，很恭敬地對銅帽勇士低了低頭，嘴裏不住的喊：「喂！喂！喂！……」只是喂着，却說不出下文。

但他的聲音太細而卑了，銅帽勇士誰都沒有注意他，他們非常快速地呼嘯着擁着救火車過去了。原是來迎車的爸爸此刻反遠遠地落在後面。他不明白究竟這是怎麼一回事，實在他的知覺完全已經錯亂了。他

不再叫「喂」，自言自語地裝着哀怨的樣子哭着說：

「先生，先生，這是我的屋！啊啊，火來。我的屋燒了！燒了！……」

他又猛然省醒了。前面是一簇擁着救火車的人，他看住了。這是他的救星，天使他們來保全他的小屋。他毫不遲疑大喊着奔了上去。他的眼光射往了銅帽，像餓獸一樣望狹的巷弄擠的人叢中鑽了進去。頭上淋着熱的灰燼，燒得頭髮嗤嗤作響。他沒有聽見什麼聲音，除了救火車的鈴聲之外。他追上銅帽勇士了。

「喂！先生！請……請你們救……救我的……」他一壁說，一壁用手拉一個銅帽勇士的袖口。

「什麼！」那銅帽朋友，擰手叱了他一聲。「誰識得你？我們是救火來的。」

銅帽朋友自去做事去了。爸爸不肯放了他，又追過他面前再拉住他的手臂。

「豬糞，你幹嗎又來胡鬧？」他把手一揮，「吃」的一耳光打在爸爸臉頰上。一霎時消失在人叢中了。

「什麼，他？他不是來救火的麼？……」爸爸回過頭去；他的小屋已延着了火了。「啊！火！火！我的……」他的心碎了。知覺失了，但却下意識地奔了過去，直向火焰跳動處奔，一陣烟冒過，他的屋子便隱在火光中了。

「哎喲，爸爸，……天啊，火！……」一個女人號哭着向他跑來，一把拉住他，喊天喊地的喊。

他完全昏了，雙眼死死地望着火，直到火光逼得他們站立不住才向左方退過去。

「哎喲，你可曾搬東西？」

「沒，沒東西搬，……怎麼樣搬呢……」說了，她又大聲哭。

四周只有火的熊聲，爆裂聲，哭叫聲，……他們的小屋子已經一些影也看不出了。

「啊喲，我的阿囡，阿囡呢？啊喲，還有媽媽！」他驟然記起，又驟然昏暈了。他看見阿囡在火中哭喊。

可是這不是鬼的聲音，阿囡在後面答應了。——

「爸爸，我在這裏。」

四月九日揚子江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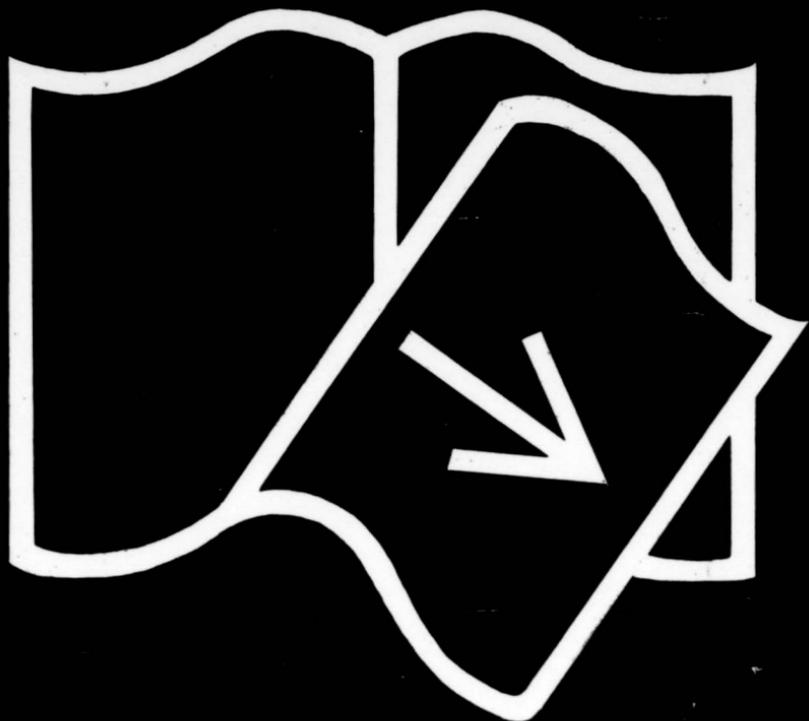
牧女哀歌

鄔鑑泉作

月兒浮漾在東山，
俯首尋思我暗傷^{**}
月亮缺來有時滿，
我郎一去不歸還，
天緣也太儂。

樹林底下月凝寒，
我更將綠草結成床，
睡時呀，我還把床兒留一半，
那一半更留待我郎還，
郎還，郎不還？……

柳蔭下，我郎獨自在棲藏，
可曾暗自悲傷？
我郎嘻戲水波上，
可曾把往日愛人忘？



缺 **63** — **82** 页

兼 職

含 戈 作

誰也不能夢想得到做學校裏的教師竟會做出人們所不敢做的下流而罪惡的土匪的行爲來？而且誰也不能料得到天天在教訓在評議孩子們的先生，竟會做出拿着手槍闖進人家的店裏幹出逼壓店主交出錢財來的劫賊的事情來？真是世界不古人心愈下的時候了，于是在F縣的全城的人們都誰也拋了他們所應做的事情跑了出來，想見識見識這位可驚駭危險的人物，來廣大他們的眼界。

這是在陰歷十二月將近過年的某日的黃昏。天氣很冷，陰沉沉的瀰漫着薄霧的天空低得好像壓在頭上一般。刺人肌膚的北風夾着如細雨般的雪子不住地在街上吹着。街路潮溼得非常難走。這時東門頭街的兩旁的店門口，男女老少都站滿了人；雖然他們從暖和的家裏跑出來，接觸了外面的冷氣，使得他們慄慄地發抖，但他們都被一種新奇的觀念支配着，一些也不覺得寒冷，而且站了許多時的雙足，也一些不覺得酸痛；只是冒着寒風吹來的雪子伸長着項頸，頭斜向着同一的方向望着，等候着這個在S鎮做土匪的教師有沒有被保衛團圍了押得來。換句話說，那個教師的行動已被一里十誦的怪子鋪張的人們說得在他們腦子裏的想像中已變做一個面目猙獰凶肉橫生的人了。看過封神傳的人們

或許正猜想着那個教師是一個三頭六臂的怪物哩！

在這一堆羣衆當中，有些人都在等候得有些焦急起來了，而走呢又不願走開，於是都討論起這樁事情來了。許多白髮拿着旱烟管的老頭子們便談着；現在時勢太不行了，在鄉下土擄匪人劫錢事，每天只少總有一二地在發生，真是非重重來懲辦一下不可。現在你看教書先生也做起土匪來了，天下還會太平嗎？彼此都驚異地搖搖頭嘆息着。中年的人們也說着，教書先生也可做土匪嗎？真是書讀到屁股眼裏去了。（在他們的意思裏，就是土匪向來是一般流氓無賴去做的。）至于一般頭戴西瓜皮帽穿着皮袍馬褂，嘴上養着八字鬚文縷縷的有些像鄉紳先生的人們說話就不同了：師者人之模範也，一舉一動對於孩子們是有很大的影響的，現在這個教師不顧他自己的地位是如何的神聖責任如何的重大，居然做起土匪的行爲來了，那末如果孩子將來起長大來也模仿起他的行動來時，那還了得。爲父母者因爲想兒子好所以給他到學校裏去受教育，那裏曉得爲教師者是個土匪，我真不知在S鎮爲父母者要痛心得怎樣的地步了，所以據我的意思，這個教師不但比別的土匪要加重來懲辦，着實應該梟首示中，以免S鎮的孩子們受他的影響。說着聲色俱厲大有感慨系之之勢，接着又說 我們城裏幾個教師倒還不差。好像他因此感着城裏的教師恐也靠不住而自慰似的。至于一般小孩子們攢在人叢裏也莫明其妙的呆聽着大人們的話，面面呈現着一種驚訝奇怪的神情。

【看呀！前面來了！】狡猾的流氓，乘人們注意說話的當中驀地裏喊了起來，于是一般人都迅速的把頭斜轉來，提起了腳尖向來的方向觀看，結果受騙了，許多人擠落在街心。

漸漸地人越擠越多了，連老婆子和婦人們抱着孩子也出來湊熱鬧了。彼此詢問着是什麼事情，等到知道了是等候捉着S鎮一個教師做土

匪，在不多時保衛團要可押得來事時，便又彼此評論起來了。這時小孩們哭嚷着尋投父親，要父親背在肩上觀看，大人們呢熱烈的談論着，東門大街上圍成一片；苦只苦那各店舖門前站滿了人不能做生意。

『來了！』在羣衆談論和期望中果然來了。前面二個團丁一手牽着縛着教師的手和身子的繩，一手板着木壳槍的機關；後面二個團丁一手推着教師的背，一手也板着木壳槍的機關，很快的走着。再後面大概是團長了，雄糾糾的坐在馬上，在團長的後面二人用睡轎始着個傷人，轎後男的女的有六個人跟着。一霎間大街中被這恐怖的景象籠罩着了，觀衆也涉這突如其來的緊張的空氣襲擊着，瞪着眼睛張着嘴吧，一句話不說了。好像軍隊裏談着話的兵士一見着長官進來般的便立刻肅立行着敬禮一樣。小孩們也好像被這突變的情景嚇住了，在人際裏動也不敢動的瞧着。全大街中像鐵一般的靜寂，只有團丁「尺尺」的急快的草鞋聲和團長騎着馬的「得得」的馬蹄聲以及轎槓的「支支」聲很清晰的響着，各人都覺得這聲音像打在心上一般。

教師在四個團丁中間走着。

這個教師看過去二十五歲的光景，臉龐蒼白得像死人一般，兩邊像刀削過般的，一些也沒有肉存在，好像只有一層薄皮包着眼睛凹得很深，頭髮很長的蓬散着，已被雪子打得像水裏浸過一般。瘦長的身體，穿着一件不長的有泥土粘着的灰色棉袍子，領子像和人打架過般的脫離了衣服撒破在一邊，腰邊一個鈕子也斷了。總之這些和他的人是沒有關係的，我們只要一看他的眼睛，鼻子，龐龍，我們是決不想到他是會做土匪的，他的面的各部是多末的誠實，他的身體又是多末的衰弱，他決不是個做土匪的人，然而他是做土匪了，被捉到縣裏來受審判了。這個在一般人的心裏也想着，這不是像做土匪的人呢！文雅的，瘦弱的，不是數

書，他會做得來粗野的事嗎？於是他們的臉臉都好像罩上一層憐憫可憐的神情，覺得剛才的猜測是錯誤了。老婆子也和旁的婦人低聲說着，阿彌陀佛，這麼好好的人會做土匪呀？連連的嘆着可惜！

這時在萬人視線下的小學教師，因羞憤交集，早已失了知覺了。他的頭無力的俯着，眼睛睜開着，但茫茫然已看不清地上的路了。他像傷了的狗般的只是疲乏的拖着笨重的雙足走着，若不是後面有二個團丁推着他的背，他或許要倒下去了。被很粗的繩縛着的兩手，早就麻木了。團丁拉得緊些，他就走得快一些；拉得寬些，他就也隨隨便便般的走得緩一些。他好像同一只等候着被宰割的羔羊一樣了。羔羊當被人捉着擱上殺凳時，還能掙扎兩次哀叫幾聲，而他呢，掙扎力固然沒有，就是連哀叫幾聲也不能了。你稍為走得緩些時，不容說前面二個團丁繩是要拉緊的，後面二個便就如石子般的拳頭接連的在背上響着了。固然這落下的拳頭他在這時是並不感到怎樣的疼痛了，但却給予他的心以清醒的機會，明瞭自己現在所處的地位而深切的感到悲痛了。平常一般人感到痛苦時，可以不由己的嘆幾聲或者流幾滴眼淚，可是他即使要想流些眼淚，而眼淚好像早已枯乾了，胸頭也像塞住般的連呼吸也覺得很困難；明白些說，這痛苦是濃厚的又是淡淡的，像大海般的望不出他的邊涯的，是沒有嘆幾聲或流幾點眼淚這樣簡單的。當然這時他對於昨夜所做的是不懊悔的，因為這個是無論什麼時候也不能懊約過來的事情；他只是俯着頭像個漫無目的的散步的人跟着團丁走着，而昨夜的未做土匪以前及被團丁捉着等等的事，便很明白的在他的腦子裏想起來了。

(二)

是昨天早上的事情，他剛剛在膳廳裏吃好了早飯出來，校役便遞給

他從他家裏寄來的一封信。他把信面一看，好像已經知道信的內容般的，在他的臉上立刻蒙起一層陰鬱不快的顏色。他無可奈何地嘆了口氣，說了一聲「怎麼辦呢」右手就把封口折開，抽出了裏面的信來。

吾兒知悉：前月郵寄二信，未得覆函，焦急之至！家中雖有薄田數畝，乃年下水旱並災，兼之二五減租，三千斤租穀，只收得三百餘斤，而年關已屆。數年來汝之求學娶親所借之錢，債主已頻次催繳利息；吾又年老，家中除汝外，別無生產者；倘再不寄錢來家，不但被債主逼得不能過日，家中已是粒米不剩，須坐以待斃矣！

父字

他把信翻來覆去，讀了又讀，眼裏只覺得一陣陣的黑雲蒙罩上來，而信中個個的字也像虫般的漸漸的活動起來了，他心裏只是在作劇烈的跳動簡直不能思索了。他回到自己的房間裏，便把笨重的身體交給在牀上了。

暫時的昏沈之後，他就計算起在校裏所餘的薪水來了。

他在這小學校裏只有大洋十六元正一月的薪俸，而且每月要扣去四元錢的膳費。本來每月要教員出膳費是最沒有道理的事物的，難道做教員的兩個都應帶了蒲包冷飯來教書嗎？所以他們爲了這事曾經聯合全校的教員，——所謂全校者，也只不過四人而已，向校長請求過，叫他和教育局長去說，學校應該供給教員膳費的，而且在別縣要教員出膳費是從沒有的事情，不則，也應該再另加四元來維持教員的辛苦的生活。但結果這個年逾六十的頑固的校長雖勉強的向教育局去說過，但是無效。校長還說着，我早知道這事是不會成功的，因爲本縣裏的學校一概都是這樣的，即使本校能破例做得到的話，難道各校都不會氣不過嗎？這樣你也要求我也要求的，局長不是要賠錢了嗎？所以據我的意思這事

你們也不要再想了。我從前在前清時教書，全年的只有四十千銅錢哩。現在你們都是十幾元一月，大概總不至於這麼困苦吧？後來他覺得同校長去說是等於不說，想擴大聯合各校的教員來做這事，但總因他是外縣人，想來做也無從做起，於是這事就此很平靜的結束了。那時他連帶的想起了這事，如果現在加了四圓時，那五個月不是有了念圓錢嗎？這念圓錢寄到家裏去，雖也不够分派用度，但至少他們的生活總可以維持一月了吧？他可想起別縣的學校教員的薪水都是六個月計算的，在這裏學校是供給膳費也吧了，薪水還只是發五個月的，更是使他對於每天如牛般的耕着田的教書生活發着極大的怨恨了。薪水單薄且不要說，作算五個月生活過去了，那末還有一個月呢？真是比做牛還不如哩。他真不知道人們所說的教育是神聖的事業的話了。神聖者即神之聖也，神是不食人間煙火的，大概做教員的就應該挨餓的吧？他不禁從嘴裏漏出了一些苦笑影子。突然一忽兒在他的腦子裏現出了他的在省城裏二個從前的同學來，現在這二個同學都是在革命後的政府下機關裏辦事，月薪有百餘圓，而他們一天到晚很空閒，有時差不多在早晨去簽個到就可出來整天的玩了。一天他去找他們談話，他們正同許多同事們在大聲的說笑！他問他們沒有事嗎？他們回答說沒有事。當時他很奇怪為什麼這樣空閒能拿到百把圓錢的薪水。而他們說着我們能夠到機關裏來安安坐着，已經可說是很好的了——當然下文是不客氣些我們就不來的話，一一的時，真使他驚羨不置。而在那時他想起，他真也不相信二機關——學校也算是機關——的安逸會差得這許多，而且做教員的直着嗓子一天喊到晚所得的只是十二圓一月的報酬，他們做一月而他做一年還抵不過，這也是革命後的政府下所應有的事情嗎？教育部，作算為尊重教育起見每天在報上在大登着提高小學教員薪金的議決，而小學教員

在的情形還是依然如故，他不禁在怯弱的心裏燃起了劇烈的反抗的火燄來，他兩手握緊着拳頭像要痛打這般唱着高調的人般的，眼睛直視着灰白的牆壁。但過一會他回復轉想起一般做小學教員的話來了，『什麼教育不教育，我們管他，我們只分十幾塊錢一月，要我們嘔出血來嗎！每天糊塗幾個鐘頭算了。如其有什麼機關裏可去攢營時，還會到這裏來做這種雞肋生涯嗎？』這真是怪不得他們每天課一下就到外面去跑的事情了。就是自己也何嘗不是這樣，每天上課時，只是有氣力無氣力般的連自己也不明白的喊幾個鐘頭後，不是在房間睡覺，就是約了幾個同事往外跑。什麼教育兒童，管理兒童，他媽的！

他覺得神經興奮起來了，胸口裏經這一番發洩，也好像舒服些了，便從床上直起身來，但一眼看見桌上擺着的從家裏寄來的信，他的心痛了，又好像墮在黑暗的深淵裏了。這麼辦呢？他又拿起了這信來重讀一遍。倘再不寄錢來……須坐以待斃矣……信上是加以密密的圓圈的，真的要餓死了嗎？他的眼睛又模糊起來了，全室好像只用迅度轉動着一般。這麼辦呢？從家裏出來時，父親的是噙着眼淚向我訴說過下年的將到來的苦呢！這不是玩的，無論怎樣非寄些錢去不可。但是錢呢，于是他又用手擊着自己的頭而深悔幾月來本可以寄到家裏去的而沒理由的化去的錢了。

第一在這時最使他恨的是同事C君了。差不多一大半的薄薪都是被他甜言激語後化去的，而且化得又是這樣的冤枉，這樣的不值得理。

C君是離F縣不幾里的一個小村落的人。他是家裏很有錢的，所以少爺脾氣是十足又之十足的。他來這小學校教書，目的當然不是賺錢來，他的家裏又不像他般的要靠這幾塊錢來養活他們，不過在上海中學校裏既然畢了業，坐在家裏，自己覺得過意不去，而且恐惹旁人嘲論，姑

且在小學校裏來混混吧了。因此他對於學校裏的功課不注意是當然的事情，同時他之每夜要出去打牌，也是不足怪的。所以他在下年忽然打起牌來，完全是他慫恿起來的。

他本來對於打牌，雖然因看人家在打的時候覺得是很容易的，可是從來不曾上過戰場。來F縣一月中因C君與他都是剛剛碰面的，所以沒有來叫過他。後來大家都熟識了，各人的脾氣也曉得了，於是C君屢次來叫他打牌，他終因從來不曾打過推却他，而且出家門時父親叫他節儉些，不要漫用家裏境况很苦的話還未曾忘記，怎好去弄這種有輸無贏的玩意兒呢？所以在那時他是很有主意的，無論他怎樣來叫他總是推托一句我不曉得的。或者說着給校長知道是不行的。但是C君好像不知趣的老是來叫他，又因在校裏常是吃他的從家裏帶來的魚肉之類的小菜，覺得再不去是自己太不好意思了，便在某晚上他勉強的答應了做二圓錢去試試看。可是這一夜他出乎意外的贏了五六圓錢；因為一贏了，第二晚C君又來叫了，第三，第四，他終既輸去了三圓錢，那時他決意以後不再打了，雖然是已經打得有些興趣了，因錢的關係，他恐再多輸些時，這一月的薪水是不能帶回家了。但事實總和他心裏所想的是相反的。C君又是每次來叫，什麼「三等一，不來，傷陰節。」「我曉得你是不來的，已經有二三圓錢輸了；他們老王老范一定要我來叫你」。「打牌是靠手風的，有什麼好不好。」于是他受誘惑了，說了好的一聲又去打了，可是打一次總怪輸一次，有時直打得三點鐘回來，使他第二天在床上爬不起身來上課，即使在上課時一壁在講一壁也會連連打着呵欠想睡覺的。他覺得錢太輸得多了，決定以後不來了時，一經C君說着「你實在輸得太多了，也得翻翻身才是，今天你一定會贏的」。「我這幾天也輸了，如果你錢沒有，我借給你，怕他們，來過。」後，他爲了想撈回輸出的錢，面上雖現着不

去的樣子，但心裏却早已答應了。當他接着C君從袋裏拿出來的鈔票借給他時，他一看這鈔票正是他前次輸給他的錢，他不覺由痛心而不服氣至于壯起胆來去了。

這樣弄到現在雖然其中也贏了幾次，但多大次都是輸的，算起來一共總輸了二十七八至三十圓的光景。這些錢，如果寄到家裏去，不是很可以了嗎？父母見了不知要怎樣的歡喜哩。而現在呢，自己每天喊來的辛苦的錢，已平平白白的都裝到打牌裏去了，他看着父親的信很痛苦地流下了眼淚來了。而這些錢自己還一個不敢浪用過哩。我是出于無可奈可到這裏來教書的，又誰知我竟被這裏拖入到墮落的地獄裏去了。現在家中不知在怎樣的等着我的錢而焦急哩。或許他們已一天二天沒有吃什麼東西了吧？或許他們已奄奄臥倒在屋角裏等死神的到臨吧？現在在校裏只有二個月薪水可以拿了，可是一個月的薪水因在日前做了一件竹布罩衫已拿了五圓錢了。而且最使人痛恨的因打牌而吸慣了從來不曾吸過的香烟來了。

最會學會香烟的是在打牌的時候，這大概一般人都承認的吧？當然他現在吸慣了香烟的原因，也在於打牌。打牌的人家大概在打牌時因招待顧客起見在桌子的同角總都擺有一合香烟的。起先他打牌時也不過因看了他們三個人都有一枝香烟含在嘴裏，自己也隨隨便便的拿了一枝噴進噴出的吸着。後來他漸漸覺得吸香烟對於打牌很有用處了。譬如他牌好一些時候，他的心中總是一上一下要跳個不住，好像透不出氣來的樣子，面龐同時也覺得發熱起來了。在這時他為避免別人家覺出起見，他總拿枝香烟吸着，當作並不怎樣的來緩和和他自己的焦急的心境的。因此他打牌了三個月，也吸了三個月烟。但起先他自己香烟是不買的，在校中需要吸時，就到C君那裏或別的公司地方拿了一枝吸着，

日子多了時，他覺得這樣老是吸人家的香烟有些講不過去，於是開始買了，每天起碼一包，三個月至少也須三四圓錢。于是他合了做長衫的錢，差不多一個月已經去了。而所剩的一月也至少一半須做回家的川費，到家裏還有六塊錢多，這六塊錢拿去家裏能夠過年了嗎？而家裏是刻不容緩地在需要錢用呵！即使我現在先把這六塊錢寄去，就是付人家的利息也還不够。他的心裏的是像有千萬只毛蟹在爬抓着似的。我為什麼要打牌呢，我為什麼要去玩從來沒有上手過的打牌呢！于是他又悔恨自己為什麼在暑假中竟聽了朋友的話在本鄉的學校辭了我想去南京謀差使的事來了。固然他去謀差使是為想得些更多的報酬，使家裏生活可以寬裕些的原因而辭了職的。但實在他自己也太沒主意了；他不想此去究竟有沒有把握，也不想政界裏的情形如何，總之說一句他是從然受了某種衝動很浪漫的做去便了。當然看了人家在政界裏住一年，就有許多錢寄來的羨慕以及為貪自身可以不再過那像學校裏的刻板枯燥的生活，也是其中原因之一。人們那個不望精神物質二面舒服些呢，他怎能例外。然而結果他失敗了，差使謀不到，本鄉的學校裏已另請了別人，還無緣無故的化去了不少的川費。于是到那時忙亂了，着急了，在朋友地方千托萬托的總算給他介紹到這裏S鎮當教員。那裏不知道這裏的待遇比他本鄉的學校還要單薄。他想不來，可是能有什麼好的地方給他去，所以他到S鎮裏來當教是在萬般無奈和痛苦的當中答應了下來的。然而又那裏知道他竟會弄到這般地步？這地獄的學校！于是他痛怨C君後，又恨起自身了。如果C君來叫我時，我打定主意堅執不去的話，他能硬拉我去嗎？他能怎麼樣的來奈何我嗎！自己不打自己的巴掌，怨人作什麼？在這時他真不相信自己從前被同學稱為「敲扁銅鎖」(註)的人現在竟一變為這樣糊塗的人了。

當然這糊塗的原因，在他自己是無論如何分析不清楚的，他只是恨，只是悔，用自己的雙手打着自己的身子。雖然用雙手打着自己的身子，是不能再把這打牌的事或失了的錢打回來的，但他似乎打了一下覺得他過失會輕一些一般。他是痛苦到極點了。他想起他的父親做一生的人實在是太可憐了。雖然他是沒有另外的兄弟姊妹的，但他的父親，以一些沒有家產的父親，可不說別的只說他賣進了十畝的田地，而且還給他在師範學校畢了業，娶了親，雖然其間向人家借了二三百元錢，但已經很是不容易了，同時他的勤苦節儉到怎樣的地步也是可想而知了。現在是老了，不能再到田裏去耕田作工了。但做父親的既然給了兒子在中等學校裏畢了業，簡單的來說他是如何的期望着兒子來養活他過世呵。但是現在父親已來了第三封信了。起先二封我沒有回覆他們，他們不知怎樣的在着急猜疑，這次是最後的一封信了，下年家裏的情形如何我並不是不知道，我不寄錢去嗎？讓他們餓死嗎？不，我無論如何應該寄些錢去。可是一想到錢到那裏去拿，他一眼看見桌上擺着一合香烟，他便很快地拿了來，狠命地摔在地下，用足重重的踏了幾踏，唉！父親還以為我上年在本鄉做教員時般的很節省錢哩。

他的心鬱結得甚苦，終於他伏在桌上兩手捧着頭啜泣了。

(註)意思就虧了銅錢也是敲不出他的錢來的。

(三)

在非常傷心之後，他又明瞭現在所應作的事了，就是必須寄錢去的事了。父親是可憐的等着我寄錢去哩。母親，易于受刺即發氣的母親，這時大概是在罵着妻子發洩她的憤恨了吧？而柔弱的妻子一定受了母親的訴罵在屋角裏偷偷彈着眼淚祈禱我速即寄錢去吧？唉，我怎麼可不寄錢去呢？他們或許晚上因米沒有，無力的坐在昏黑的廚房裏流着眼淚了

哩？我必須寄錢去，寄錢去，拾圓不能，五圓三圓也好，人們是恐怕到現在都在預備過年的事情了呢。寄錢去，必須寄錢去，川費沒有寧讓我流落在異鄉，就是做乞丐也沒話說。這時他便立起身來把淚痕拭去跑到校裏會計先生地方去了。他很低聲下氣的同會計先生說了種種苦哀之後，希望他能把這一月的薪水現在預支給他。但會計先生說沒有錢。他再用懇求式的和他說。「作算借給我救救急吧」可是會計先生的答語是：「學校裏委實沒有錢，至于教職員的薪水，就是向縣裏教育局去領來的，可是到教育局去領錢，只少須等到放假前一星期。他本來聽他說沒有錢時，心裏已是急燥得不堪了，後來一聽他說這個月薪水須放假前一星期可拿，他的全身像一桶冷水從頭裏潑到腳跟一般，打了幾個寒噤。一陣心酸，幾乎流下淚來。他便掉轉頭即刻跑到校長室請求校長設法，但這頑固的校長好像木石般的他的話並不能打働他的心靈，他只說着和會計先生一樣的話，比較會計先生客氣的就是一句不負責任的「如果我自己有的話，那我當然也可借給你，不過，正好……」的話，他不耐地聽完了他的話。便回到房間裏。好像這校長的話已把他扔入了個黑洞裏一般了。他的腦子昏昏沉沉的好像他已聽到了父母妻子在家裏的低微的哭聲和喊着「餓呀餓呀」的聲音了。這時他不能用他的思想了，他的心亂得像有萬條亂麻纏着似的。他像疲極了的人坐在椅上只是很吃力的輕輕的喊着「必須寄錢去」「必須寄錢去！」他的目光一動也不動地瞪視着灰色的牆壁，覺得萬事都休了的樣子。

『現在這麼辦呢，作什麼計較呢？』他想起了引誘他入魔窟的C君了。『他是很有錢的，向他借借看吧？』同時他又咬着牙根極度的恨他了。『如果沒有他作崇，我何至于弄到這樣呢？』但因事情已這樣，任他怎樣恨他也沒用了。『向他借借看吧？』于是由恨他而滿懷希望。來做他的救

星了。

他急切的跑到C君的房間裏，見他吸着烟和二個小學生在談話。學生看見他來了，站了一忽，也就出去了。

『真是沒有辦法？昨夜又輸了。』C君向着他慘喪的說。他這時只覺得面部在發燒，心頭別別的在跳過不住，C君這話像沒有聽見一般。他嘴巴一張想說而話又咽下肚裏去了。坐在椅上，如坐着針氈一樣，坐了一會兒覺得承挨不下去了。

『C君，你有錢嗎？請借些給我，因為……』他說話時自己也覺得很費力了。

『那裏。這幾天賭一場輸一場，所有錢都輸光了，剛才我到會計先生地方去預支，說還然等一二星期，真是在要命哩！』C君看着他的臉笑着說，這笑至少在他看來是帶有輕曠性的。他耐着性子又說：

『我因家還有信來催，不得不寄去些。等發薪時我馬上可以還給你的。』這時他覺得自己是渺小極了。

『我剛才不是說過嗎？』所有錢是輸光了。你還是向別人去借吧？』C君彈着香烟灰眼睛一斜現出不耐煩的神氣。

他這時徬徨得連呼吸也停滯了，忽而憤怒極了。氣得連話都說不出來了。被他弄得這樣情境，借幾塊錢都不肯，還擺出這種神氣給我。他恨不得把他痛罵了一頓才洩心頭之氣。他眼睛像有霧罩下來一般，他曉得酸辛的眼淚湧上來了，連忙回轉頭，吞下肚裏去。他知道他的眼淚，是不能使人家的的心軟化了的。尤其是在這卑鄙的C君面前流着眼淚，是反給他作嘲笑之資的，或許他反以為他是個柔弱無用的笨人哩。于是他就走出他的屋間，他恨怒他，恨怒自己，恨怒一切了。他恨不得把自己胸膛抓了開來，才能平靜他的條亂的心緒。但是一會兒，不論什麼他每覺得

沒有力氣來生氣了，彷彿有什麼人把他在向前推，走出了校外。他的心上也一刻加一刻的着急得使他的頭腦要崩了似的。『必須寄些錢去！必須寄些錢去！』

他想不到在校裏已在上課的時候，肚子裏只是想着有什麼方法可以弄到些錢，在S鎮還有什麼地方可以去借些錢來？他慌亂極了。他擔着悲苦難堪的心事，在街上東歪西倒的走着。驀地裏在他的腦子裏想起了友人K君了。『我為什麼到現在才想起了他來呢？他是S鎮人，他一定有法給我想的。』他似得了上帝般的，在他昏黑的心上閃過了一條可愛的陽光。但跑了幾步，他又停下來了。『前星期不是聽他說現在窮得連買香烟錢都沒有了嗎；還曾經向我借過錢哩。這樣可知他自己也是在沒法想呢，怎麼還能替我設法？』於是一種黑暗的絕望的神情，又籠住了他的臉上。『他是S鎮的人，總得有些法想吧？』他緩緩的拖着好像已不是他的兩條腿走去。

K君是介紹他到S鎮來教書的朋友底朋友，因了朋友底介紹信，他便認識他了。有時碰到星期日，他碰到他的家裏去談談。K君起先是某軍某師當旅長的，後來上年五月底某軍改編了，他因沒事做就回到家裏來。雖然到現在他還是在托朋友找地方，但算處處不成功。因此這樣在家坐了半年，經濟方面是很窘近的，雖然他沒有父母，只有個妻子，每天也很難舒服的過去。他雖是軍人，但性情很好，和他頗講得來。

他走到K君家裏，K君正在，面上露着憂鬱的顏色，似乎不久以前發生過什麼不快的事情一樣。他見了K君的面色，失望的預感已在他的心中環繞着了。

『今天你有課，為什麼能夠出來，面色不大好呢！』K君看了一眼他臉龐很留心的這樣說，而他經K這樣一說，心裏更是苦得難過。

『是，今天家裏信來等我錢用。我實在沒法想了。下半年到這裏來，一個錢也沒有寄去過哩。現在所剩的只有一個月薪水了，而且要等放假前一星期可拿，我真是沒法想了，你能够……』說到這裏，他真是像要哭出來的樣子了。

『敢是都賭出了嗎？』

『現在是悔也悔不過來了，不知你能够給我設法二十圓錢，就是十圓也好。』他的心一上一下的跳着，眼睛露着哀憐的光芒釘着K君，面上表現着很熱切的期望不使他失望的臉色。

『你是知道的，我自己也窮得不着了呢？而且S鎮的人都對我不大好，就是要向他們去借我也開不出口來。現在快到年底了，在在須錢，真是要命哩！』K君嘆着氣說。

因了K君年底快到底話，他的眼前浮現出他家裏的悽慘的情形來了。他想把他的半年來所作的事以及家裏的境況，細細的向他懺悔，但只喘着氣不能說出來。接着K君說着：在這個年頭兒，要算我們這般人最難以生活了。錢有的那是可不容說，但真的勞動者倒也很可以生活過去。譬如在這還撐航船的每天裝貨物載人到N市去一趟，起碼錢有十來圓錢，那末來去二天總有二十幾塊錢，固然有時天旱河水沒有，但一家的生活倒也很可以舒舒服服的過着。只有我們這般的人，家裏田產有幾畝，而自己所賺來的錢不多，即使多，也是浪用了去。等到像今年般的水旱兩災齊來時，就須挨餓。現在單簡拿我們一家來講，今年十幾畝田一些也沒有收穫，而自己又在家賦閑着，想做勞動的工作又不能做家裏要修築什麼東西或者被水災沖壞了田地時，動一動一天至少須一圓光景工錢，真是沒有辦法了。K君說完了，深深的感到小資產階級要沒落的悲哀了。

又是一桶冷水澆在他的頭上，雖然他在路時已經知道K君是不能設法的，但現在是完了，真的無路可走了。他面色蒼白，雙睛注視着K君，不能思想了。不多少時，在他麻木之下，他覺得心中像有烈火燃燒着般的沸騰了，似乎他不單要把自己毀滅，連全鎮全縣全省全國的人都要被他毀滅個蘇粉才能解決他心頭之恨。但他不能想出這個的計劃，雖然他心裏覺得是必須這樣。於是他又回復到必須寄錢去的事上來了，他便立刻起力走出K君的門外。他神經昏亂得不能給他安靜的想着，只是尋不出線索的沒系統的奔馬般的想到這個又想到那個。

他走近一條橋上，橋下的水望下去綠蔭蔭的見不到底面。他走上橋上，好像有人給他一個暗示，教他從橋上把他自己投入到這深潭裏去，不要猶豫，不要聲張，一聲不響地跳下去。那末什麼都完了。這的是一個直截了當的解決。但他再一想，承認這個不過是一切幻想，現在最切要的問題是家裏債主在逼着，父母妻子肚子在餓着。『必須寄錢去，必須寄錢去，』

他走回校中，中飯已吃過了。他也不覺肚子餓便走進自己的房門裏，把身體躺在床上。怎麼的呢？他搜視遍根根肚腸，已搜不出別的方法來了。拿東西到當店裏去當吧？于是他抬眼向房間中四週看着，

但除了他桌上幾本教科書一只破皮箱二根條舊棉被外，簡直沒有一件值錢的東西。忽然他想到一塊一塊洋錢上去。他的腦子裏便看見各店中老板數着一五一十的洋錢，用紙包好，很小心的一團一團放到櫃裏去，整齊的擺列着。隨後他突然想着這些洋錢，怎麼可以弄得到呢？

他全身發抖了，『土匪，做土匪去。這倒是個很好的主意哩！』他不知道自己一忽兒竟會想到這上面去了，好像已做了土匪的事情般的他怕起他自己來了。但他還不續地想下去。像報紙上所載着般的想下去。拿了

一支手鎗突進一家商店，把手鎗對住老板或夥計的胸上，叫他交出櫃頭的鑰匙或拿出錢來。于是老板或夥計面龐嚇得如土色般的兩手顫抖地必恭必敬的把櫃內所有的錢一概都交給他。他臨走時還說一聲，如喊一喊，馬上送你到閻王家裏去。于是他拿了錢揚長的走了。法子是的，太危險了。同時他的心猛烈的跳起來了。

『我做土匪去嗎？手鎗倒是有的，可以向K君去借，不，去借他是不肯的，須得去偷。』他很完美的想出手鎗的辦法來了。

『被捉着了呢？S鎮是有十個保衛團丁住着的……』于是他不敢想下去了。『這不是玩的！』

他把這念頭掛開了去另外想着錢的法子，可是一忽兒他又想到這做土匪上面去了。排開了又來，排開了又來，這念頭好像盤踞在他的腦中無論如何擠不出去。『我怎麼可做這種勾當呢？捉着了不是要槍斃了嗎！』接後他想着捉着時被拷打時的情形，解到縣裏去槍斃的情形，槍斃後家裏得知了的情形，他把這些都想得極其悲慘可怕，意思想把在腦中盤踞着的土匪的念頭擠了出去，但是當他想着這些的情形時，同時他現在家中一種窘急的情形也在腦子現出得極其可憐愁苦，並存在他腦中，他無法處置了，想到家裏，現在必須寄錢去；想到寄錢去，除了做土匪』沒有別的方法。他簡直是要發狂了。

『如其不寄錢去讓他們餓死；甯使讓我做土匪被他們捉着也甘心！做土匪的念頭漸漸的在他心中滋長起來了。』

『保定爲給他們捉着嗎？』心中像受了誰的侮辱般的憤怒了。『商店是資本家的走狗，間接的榨取者，對於他們行盜劫，或竟槍殺他們，從人情理論上想，不能算是一件錯的事情吧。』他這時好像覺得一種新的生命，在他週身裏活動着。他已不管有什麼道德不道德，捉着不捉着的事

情了。他眼睛向房中四週環視一下，他把房門很命的一關出去了。不容說他是向K君地方設法手槍去了。

那已是黃昏的時候了，街上行人很少，寒凜的北風在街上吹着灰塵打圓旋，使得街上走的人張不開眼睛來。他的心在憤恨熱烈之中跳動着，兩隻足很快的走向K君的地方去，他又不計算應對K君怎麼說怎麼來欺騙他，換句話說，這時他的頭腦混雜得已不容他計算一切瑣碎的事情了。

走進K君的家，K君不在，這正是他希望的機會，他的妻子大概在廚房裏做飯吧，家裏滿佈着烟霧。他輕輕的走進K君的房間，他便毫不疑感的抽開他的書桌的抽屜，五六寸的手槍擺在角裏，一排子彈也在。他迅間的把子彈裝進機關裏，——這在平常K君是教過他的。——藏在懷裏，便又輕輕的推搥抽屜走出了K君的家。他的面龐發着熱，心跳動得非常快，在街上走着，心中感到像已被人覺察出般的恐怖，焦急得兩只足似乎越走越慢的樣子。

他跑到村端一個寂靜無人的小丘上坐下了。

『真的做土匪了嗎？』他自己問着自己又忽然傷心起來了。我真的要自陷于盜劫了嗎？這在他至少在那時他是不承認的。他雖然是個不體面的苦家庭出身，但他是受過中等教育的人哩。他的手從來不曾拿過人家的一根草哩。在家鄉人們都叫他是一個好的青年的，在學校裏先生們都叫他是一個好學生的，他從來不曾做過壞事的事情呵。然而現在他快做土匪了。他真的做土匪了嗎？這使他流淚了。

但這思想一霎間過去了，在他腦子並不能長時占有着，代替他的是：『哦！必須寄錢去！必須寄錢去！』他想到寄錢去就往下想着，保衛團是住在村北距大半里的地方，那末大街總不好去，還是到村南恆餘米店

去吧。那裏行人很少，地方也冷靜，比較妥當些；況且恆餘生意素來是好的，他的錢一定多得很。拿了錢，我就離鎮往南跑，大概那時候航船還趕得上；等到他們二里外的保衛團叫得來，我老早不知到什麼地方了。況且這種吃飯的團丁，去報告有土匪，他真也要嚇得不敢來呢。前個月土匪來搶泰恆當時，他們不是這樣的嗎？如果萬一趕不上，就在什麼地方躲了一夜，第二天趁輪船走罷，或者我竟連夜跑到N市，只要到了N市，那就不要緊了。

他在心裏這樣算得萬無一失的，他的勇氣陡然增加起來了，摸出了手鎗，作了一姿勢，他的血液很快的循環着了。他望一望天色已經由灰黃漸漸變成黑暗的了，北風盡他全力般的呼呼的在刮着大地。

他緩緩的走下了小丘，向恆餘米店走去。四週寂靜得一個也沒有人行走，連犬吠聲都沒有。家家人家都已關了門好像在安排睡覺了，微黃的火油燈光從走壁隙裏很慘憺的漏了出來。

他望見恆餘米店旁邊的一只路燈了，昏黃的微弱的光線隨着風在蕩漾着。他不由己的他的心劇烈的跳動，同時他的全身也顫抖起來了他感到了一種恐怖，使他的雙足不能向前移動。

『真的做土匪了嗎？我從來不曾做過這種事情哩。恐怕以後也不會有罷？』他似安慰自己般的想平靜懼怕而不寧的心情。『怎麼樣呢？』他身體也感到特別的寒冷起來了。他無論如何不能止住他的狂跳的心。天呀，給我安靜些勇敢些吧！讓父母餓死，還是我來死吧！勇敢些！

他望了望四週沒有人，拖着顫抖着的雙足向米店移去。走近了米店的門口，他的心真像要跳出他的胸膛一般，身子好像沒有力氣般的要倒下去一樣了。他又向四周望了一望沒有人，看見米店的門虛掩着，裏面一盞寶險燈旋得很亮，他的呼吸好像塞住了；把他的一頂破舊的呢帽，

戴得壓在眼睛上。他緩緩的移動着他的顫抖的身子向門縫裏一瞧，見着那五十幾歲光景的老板正在板着算盤子併他店裏一日的帳目，夥計一個也不在。他想着再不進去，等待何時。他從懷裏摸出了手槍，那時他的手顫抖得幾乎拿不住手槍，接着機關把食指扣着，去吧。他提了一提精神突然把門一踢開進去了。

『所……有的錢……都……都拿……出……來。』他奔近那帳底桌前，用手槍對着他顫抖的說着。他拿着手槍的右手也顫抖得使槍口一上一下的動着。

那個老板突然見了一個陌生的人闖進來，他已經吃了個驚，一見手槍對着他的袋口，他「呀！」的一聲面色青白得像暈過去了的樣子。

『快……拿……拿……出錢……錢來……』他見着了那個樣子燥急得頓着足。

『我……我沒……有錢……』饒……饒我……吧……老頭子好久方才回復他的神志吞吞吐吐的說。

『沒有錢？拿出櫃的鑰匙來！不則……』他這時想恐嚇他便砰砰，砰放了三槍。『我要你沒有命。』他很恐懼的回頭瞧了。瞧開着的門，一想不好，便連忙很快的跑過去把門掩上，又走近老頭子面前槍口對着他。

『啊！這響的是什麼聲音呀！』從樓上發出女子的聲音來。

他聽見樓上的說話聲更是着急得不知怎樣來處置當前的那個老頭子了。

老頭子不動地站在他的前面，二只眼睛注視着他一上一下的好像在打量着他。

多經驗的老頭子彷彿察看出他不是老于此路的貨色，還在他頻頻回頭看着那門就可知道。他呢，這時在心裏着和和恐怖混和着，使他腦

子裏擴滿着『這樣延遲下去，如其有人去會告保衛團，那是不得了。』完全入于不知所措的狀態了。

『快拿出來吧，不則要你的……』他似覺得聲音太重了，又回轉頭來看看門有沒有開着。

在這時這個要錢不要命的老頭子，他想這樣小的一支手槍，三粒彈子塞下已經够了，難道他還有彈子嗎？他突然乘他回頭看門的當兒，狠命的拿起算盤，在他手背上一下，他全身一驚把手槍掉在地下了。『不得了』這觀念如閃電般的通過在他腦中，他便急忙想把地上的手槍拿起來，但已來不及了。這個老板已撲過來抱住他的身子了。於是二人滾在地板上了。老頭子乘機把地板上手槍拿來擺在櫃上。一個很命的想壓住他，一個很命的想掙扎出來，翻來覆去，地板上滾翻得重的響起來了。

樓上似有足聲音奔下來了。

『再不拿着手槍，性命沒有了，他用了全身的力反上老板的身子，一只手脫出老板的手，便呻上櫃頭把手槍拿了，又脫出了另一只手立起身來，同時那老板也一骨落爬起身來。眼睛凶惡的瞪視着他，氣呼呼的又想撲過來了。他這時怒起來了，眼睛裏像冒着火一般，他便一板機關，一粒彈子，中在老頭子的腿上了。

『啊啾！』他聽見了這聲音全身一跳回轉頭來，看見一個穿着單布衫褲中年婦人開着嘴吧驚駭的立在通廚房的門邊。

『拿出錢來，不則也像他一樣。』拿手槍指着那個婦人說。他想走迫她的身旁，萬不料兩足被倒在地板上的老板用手用力的一板，他又倒在地板上了。不要命的老板腿上中着彈子他似乎一些也不覺得痛把身掙起來兩只手按在地板上用力壓住他的身子。這時那個婦人跑近來蹲在地上幫着壓着他，用他的嘴吧咬着他拿着手槍的手，手槍脫離他的手

了，於是婦人極力的喊起『救命！救命！』來了。

起初她喊了多時，沒有一個人進來。他在他們二人的下面，掙着他剩餘的力量，想起來逃出這囚籠，但終于不能。婦人換了一句口吻喊起來了。『手槍彈子沒有了，快來救命呀！』隨這聲音發出沒有多少時，一霎間店裏已立滿了許多人了。他們在地上縛住了他的身子。這時老板已白着眼睛受傷得暈過去了，地板上鋪着從他腿上流下來的一堆鮮血。

『報告保衛團去！』

他這時全身不能動彈了，他閉着眼睛已什麼都不想腦中只浮現出他被槍斃倒在草地上的屍身了，

他們去了他的帽子，都異口同聲的驚呼出來了。『是學校裏的沈先生！』全數的人都倒退了幾步。

等了一個鐘頭光景，全部團丁來了，這是去報告的人說了只有一個土匪才能來的。

他在保衛團裏在屋柱上緊緊的縛了一夜。

第二天就被四個團丁解送到縣裏來了。

(四)

北風吹着，雪子下着，暗沉沉的一切，給人以霧般的悲感。這時他在大衙中成千百的目光之下，活像賣藝人牽着一只醜笨的駱駝一般。起先他想着昨天一整天的事情，倒也像在做夢般的一幕一幕的過去不覺得怎樣的痛苦；但回想完了時，有如大夢初醒般的，驟然間，所有的全身的血都奔上頭腦中來了。他的手身子被粗繩緊緊的縛着，前後有四個團丁拿着木殼槍蓋着他，現在真成事實了，他們已把他扔在死城裏了。他預料審訊在等候着他，判決槍斃等公事，全都在那裏候着他。心裏痛苦得滾油煎着一般。而同時和空中一切的情形以及他死後父母妻子將怎樣。

……他的心被毒蛇咬住般的痛得要暈過去了。

第二天當他審訊的時候，問他為什麼身為教師還要做這種土匪的事情，問他他從前犯過沒有，問他叫他說出的他同伴來，……他都一句話也不說，眼睛瞪視着承審員，面色蒼白，一動也不動地站着。他們拷打他誘問他，一些都沒有效力。他的魂靈好像已飛出他的軀殼到他的家鄉去了。於是判決槍斃。

下午一點鐘在南門外槍斃時，全城的人都跑來光顧，在他們心目中的怪人。但這位怪人槍斃時既沒有流淚，也沒有特別的表情。砰的一聲，倒倒在草地上了。羣衆很失望的散去。

于是全城的人在這個下午什麼事情都不做，又來討論這樁事了。說槍斃不多應該梟首的是紳士們。說教師今會要做土匪，真怪不多得土匪如狗毛了的是老頭子們。說可憐惋惜的是老太婆們。但一般小學教員的論調就不同了，說現在槍斃了他說不定第二個又會出來，真真的辦法是首先槍斃革命後政府裏的管理教育的人！——這是他們朋友當中談的——好像槍斃了他後，覺得有些兔死狐悲之感，同時好像喚醒起他們的意識來了。

第三天一個某小學教員在做紀念週時光，爲了這事他發了一篇牢騷。『這個教員是不應槍斃的，如果做縣長的稍爲明白些的話，就應該釋放他。他之所以做土匪，並不是他自己做的，做的是零外的人，再進一步說，是整個的社會叫他不得不做的。而且他並不是真的做土匪，他不過如耍人們般的因錢不夠用想兼些職而已。然而他現在是槍斃了，我們將作如的感想呢？』于是一般紳士先生聽見了這話便走到縣長地方一說

恐怕是同黨呢，或許是××黨，非懲罰不可。縣長就叫了幾個警察把那個教員押在牢裏了。

「這也是兼職哩！」紳士們笑着說。

一八，四，二三作完。

別 江 南

安 淇 生 作

—呈給寶蓮—

我低頭走上江口的渡船，
江風掠過我的長髮散亂；
我佷倚着他人的行裝，
我呆望着惜別的江干。
驀然——汽笛的悲嘯，

響過行雲的哀顛……

催——催斷了多少旅人的離腸？
催——催碎了多少游子的心肝？
揮着我冰凍的枯手，

向着那朝霧依依……石頭城邊……

『啊——別了，別了！大好的江南！

大好的江南喇！永不還！

永不還喇——淚汛瀾……』

○ ○ ○ ○

我聆着泊泊的浪音，

我披着浩浩的江風，
紫金山的晨曦呀——看，
灼爍……閃耀……透出了挹鬱的林叢。
下關市的的街聲呀——聽，
模糊……沉寂……罩入了死滅的紗籠，
歡唱的白鷗——我問你，
你歌些什麼？心曲的哀情？
急泳的浮鳧——我問你，
你游到何方？那裏是前程？

『啊——別了，別了！大好的江南！
大好的江南呀！永不還！
永不還呀——淚汎瀾……』



我拋却了真摯的故人！
我拋却了溫柔的鄉家！
江南的一切呀——可憐，
都成了過去的幻夢！
都成了明日的黃花！
人間的放逐者呀，漂泊去罷！
漂泊到那鳥飛不下的沙漠！
漂泊到那人跡失蹤的海叉！
明年春風的歸來呀，
迢迢地角……茫茫天涯……

『啊——別了，別了！大好的江南！

大好的江南啊！永不還！

永不還呢——淚汎滿……』

——4. 15, 1925——

在津浦車中

附記：這首詩是寶璋寄來的，還附有安淇生君給寶璋信。那信是安淇生君向寶璋懺悔的信，因內容簡單，便抽下了希寶璋見諒之！

掃 墓

翰 哥 作

有七年不回家掃墓了，在這什麼都青綠可愛什麼都活潑快樂而生氣勃勃的清明期間，潦倒在他鄉的我，頗覺淒涼而感傷了。

先四年祖母還在人間，這時同祖母在家，這些事當然她為辛苦的來安排，可不容去管的，雖然當到了清明節時，她是一定要寫信來催我回家去掃墓的，什麼清明是一年的大節日，拜祭先人一年中是只有這一節日的，木本水源，你豈能在外就忘了祖先。我寧可讓你年節不來，清明節是一定須來家的，免得被人唾罵。這些話在我第一年清明節破天荒的不回家時，祖母是寫了信還不夠，而且有便人上城時，她是托之又托的，一定要叫上城的人到我學校裏來規勸。但是我那時唯一不回家的理由倒並不是我是忘了木本水源或者是在主張什麼廢孝論，只是推托着回家來去太不方便了，坐烏蓬船走七八十里旱路，我是要惹出病來的。實在呢，我是貪學校裏有一星期的假可以和同學們任意去玩而已，並沒有什麼另外的新奇的用意。而清明節過後，祖母就托人帶了許多的糝（註）來給我吃了。第二年也是如此，祖母在清明節前一星期，頻次寫信來叫我回家，但是那時學校正好舉行旅行，被遊各勝地的觀念吸引着，我終於沒有去。第三年也是這樣。第四年因在上海祖母大概在打算來去旅費

須二十幾圓錢居然沒來有信叫我了。自然我沒有回去。第五年祖母在二月裏死了，唯一的弟弟當然一個人不能在家住着，他因喜歡做商便到城中某行裏當學徒了，於是所謂我的家邊者就此關上了門。什麼一切的收租等事——掃墓可不必說了，都！給叔父管理，我呢，就在祖母死後一星期到各處流浪了。所以這年又沒有在家掃墓。以後更可不必說了，即使想回去掃墓，——固然掃墓這事是不在我心上的——也沒有這種勇氣了，父母沒有了，祖母又拉不住她在人間多住幾年，家呢，雖然有實是等于零，荒蕪的，衰敗的，孤寂的，我實在沒有勇氣去重開這家門來為祖先們安排掃墓的事情了。祖母生時，屢次叫我回家掃墓，現在她死了，我又不回去，祖母在地下，當為我在氣憤悲嘆吧！但祖母雖然至今死了有三週年，我何嘗一日忘過她了呵。在今日叔父挑了羹飯祭掃之中，我正是癡望着南方回想着往事而悵惘哩！

「一個傭人挑了二只藏籃(註二)，叔父弟妹們拿了鋤或紙幡跟着，一處一處的祭掃。在墓尖插了幡，墓前擺開酒飯，燒着錫箔，放着爆竹；回來時各人在手中都拿着一束在山上折來的杜鵑花，在夕陽西下，晚霞反映着紅彩時歌唱着回家吃着祭拜過的小美點心這些一想起便覺神往。啊，我怎能得回家一掃先人的墓呵！

現在我就來寫一些小時候掃墓的情形吧，雖然人家看了沒有趣味，但自己呢因一時過去的情形從心底湧起，好像大有非說不可之勢，一方也聊以來寬慰自己現在的一種漂泊在異鄉的悽傷不定的心情。

小時候對於有什麼節日到了時，大概都是非常高興的。尤其是清明節，學校裏只少要放一星期的假，這一星期中吃有得吃。東西跑來跑去跟着大人們掃着墓，簡直是一樁很愉快的事情。而且祭掃族中最高的祖

宗時，還有角子、糖糰、大餅等可拿，所以無輪墓怎麼遠，一早就約了同伴到墓地等着了。至于祭掃自家的墓，遠的地方是不大肯去的，跑酸了二腿，結果是沒有便宜可以拿來的：所以到了那時候，祖母就來勸導我們了。——怎麼可以不去，如果現在你也不去我也不去，將來我們死了的時候，你們將要找不到先人的墓哩。經這樣一番說後，兄弟中年歲比較大的總是脫不出了，我呢就其中一個。但是那時候我們心裏也頗高興，因為去的人少，那末掘掃後的羹飯我們在山中可以煨着鬆糕、量量的來吃了，雖然挑回來時母親們見了小菜吃光是要罵的，但是我們都可一逃了之。我家的祖先的墓比較遠的差不多都在山中，所以我們當每個人拜過二次後，便就把錫箔花了爆竹也放了，一壁吃着祭掃，一壁總是拿着鋤頭在山裏有竹的地方尋掘着筍，但晴天裏是不大尋得着的，如果一掘着的時候，真是像發見一種珍珠般的喜歡；尋不到的時候，徒手總不肯回來的，至少在山裏折些杜鵑花來，插在衣服的鈕扣上面或在耳邊，手裏拿着一條野柳枝，權作馬鞭，唱着山歌一跳一跳的回家。

去掃墓時，如果我們兄弟姊妹去得多的時候，是時常要爭吵至于哭壞的。爭吵的原因完全是爲了祭掃後的小菜和爆竹分配不均的事情。大概掃墓所擺的小菜當中，要算雞蛋和蚶子最可口了，固然比前二者好的也有，但因冷的緣故大都不能吃的，所以我們一跳出家門時就在爭論着那一度墓祭後雞蛋是我吃的或是爆竹我來點放等等的事了。可是這等事時常是我占勝利的，一方固然是我想大的關係有處置弟妹等爭吵的權利，但一方弟妹等也知道我這個老大是祖母所最寵愛的不敢有所違反爭奪的緣故。所以弄到後來弟妹等總是被我打哭的，雞蛋呢每處墓祭後我總是吃二個，而弟妹等也各處分配下來各人吃一頓，現在想起來真覺有些羞愧和殘忍，至于放爆竹的事情也是這樣的，雖然我們都胆小不

敢把爆竹手裏握着燃放，但我們都會異想天開的來設着種種方法的。譬如把爆竹直立在地上，用燃着的細香去燃了它的引火線，便老遠的跑了開，看它蓬的一聲直升上空中去，翻了一個轉身，便又澎的一聲落下，點點的火星煞是和殞星落下天邊一樣。有時把爆竹牢牢的縛在枝上，使它不致升去，結果樹皮被它藥力燒得木炭一樣。除出上面二種以外，最巧妙最更我們感到興趣的是把爆竹安放在小竹中間或者就是不容把竹斫到，只要在竹的下幾節用刀切——可以把爆竹安放進去的孔，燃着引火線，聽它——轟上去，一節節的，劈劈拍拍和在開槍差不多沒有二樣，這往往使得我們笑得直不起肚來的。

爆竹放了後，接着把柴斫了許多來堆成一大堆，糖糰就擱在上面，用火煨起來，不多時，把一塊嫩綠色的糖糰已煨成一塊焦黑而胖大了；吃起來，香而又酥脆，和糞炒別有一般的滋味。

至于先人的墓，我最喜歡的是曾祖父的墓了。墓在許多稻地的中間，當現在這時候，一望滿是碧綠的草子；站在那裏，好像站在一孤島上面，望着四周的深綠的海水，在隨風波漾，自己也好像在飄蕩着了。前面不遠的有一條小溪，溪水清脆的流聲，靜心的，聽着似乎要睡去一般。溪邊就是青山，開滿着血紅的杜鵑花；但給我們最高興的，還是在墓邊一個小池，池面密鋪着青綠可愛的苔藻，時時有蛙跳落池中，在靜寂中發出嘍的一聲。我們在祭拜時，終是坐在池邊細心談着各種故事。祭拜畢，這個小池對於我們更有好玩的興趣了。我們把爆竹擺在池邊，頭朝着池心，一燃着引火線，它便蓬的一聲直向池心射過去，接着在水中嘍的一聲把水花飛濺到我們臉上衣襟。一個放了不夠，繼續把拿來的三個爆竹統統這樣放着。所以我們如果說聲祭掃曾祖父墓的時候，無不那個都要去的，因此爆竹的爭執也更利害。每年都是如此的。同時我祭掃曾

祖父墓的時候，紙幡是揀得特別的精美，任它在高大的墓尖上飄着，像放着紙鳶一樣。祭拜的羹飯，無論那一年輪着伯父或叔父，我總要叫他們特別的做得好做得清潔，而我當祭拜的時候，我多拜幾次。好像這樣在表示我對於曾祖父生前痛愛我的情形，並沒有忘記。

曾祖父在未死前因為我是他的大玄孫是非常寵溺我的。我要什麼東西時，他總如我心願的辦給我。那時我的祖父已死了，我們伯叔都分開各自成家，而曾祖父是自己一人顧了一個傭媽吃的，所以我從六歲起一直是跟着曾祖父一同住吃的，當然他是非常愛我的，雖然是個節省不過的人，¹¹因有了我，每天總買了許多東西給我吃的。譬如在鄉下有了楊梅時，他便給我買了一籃擺着，等我放學回來時讓我吃個痛快，至於別的兄弟姊妹們，他是一概不給他們吃的。每天的小菜更可不必說，肉魚之類是一餐也不間斷的，甚至吃飯時，曾祖父因年老眼力已是很差了，他用箸拿小菜是不大多看得清楚的，所以如果他有一塊赤肉拿在口中，一嚼覺得是赤肉時，他便連忙吐出擺在我飯碗當中。假使我有不好，父母罵着我打着我的時候，曾祖父總庇護我不准他們打罵的，有時甚至他也會拿着他的一個特別長的旱烟管打他們。這樣一來，我是嬌養成性無事不作了。記¹²有一次，我偷了曾祖父擺在櫃裏的銀圓後，曾祖父便大發脾氣，說這銀圓是某人偷的，牽累了許多人，而我的母親也被猜疑之一。我的母親是個性子燥急意志堅強的人，她聽了這話，沒處出氣，便罵我是我偷的來打我了，那時我好像覺得這事情爲了我再連累下去，恐怕也鬧不清了，橫直曾祖父是愛我的，去說了恐也不會怎樣。于是我便逃到曾祖父面前，承認這錢是我偷的。曾祖父便說你爲什麼老早不說？以後要錢用不要自己拿向我要好了。於是這事情便這樣冰消雪融了。同時我小時因有曾祖父和祖母這樣愛我，我也特別會裝腔作勢。本

來我小小書是不會讀的，(因此到現在還是寫不好東西)但我小小的心裏倒很會作計策，因耽心不會讀書，恐失了曾祖父們的寵愛，所以我一早起來便嚷着早飯煮熟了沒有；如果沒有煮熟或者要叫我等一忽呢，我便賭着氣餓了肚子到學校裏去了，表示我對於讀書是孜孜不息的。結果在七八點鐘辰光，曾祖父便買了些點心拿到學校裏來了。其實我這樣早早到學校裏去，一點沒有什麼意思的，到了學校裏書仍是不讀的，只是一個人呆坐着吧了。而曾祖父和祖母等以為我這樣勤於讀書，便在人們前誇耀着稱頌了。曾祖父還說：「我們翰，將來長大起來時候，起碼一個秀才資格是有的。」啊！那知我到現在還是這樣的一個不成材的東西，我是辜負了曾祖父們白白的疼愛 傷了。有時想，起 終究不免有些惘然。至于想起了曾祖父時，回顧着頻年來的漂流的情形，我時常對友人們說：『我一生的福幼時都給我享盡了，所以到現在要來吃無窮盡的苦了。』固然以上這種話是沒意思得很，但回憶着種種曾祖父和祖母們期望我的情形，心裏終感到一種酸膩膩的難過。而我到現在為止已有七年不看見曾祖父的墓了，墓邊荒草不知長了多少，青山水池還依然否？更覺有些悵悵。

語溜得太遠了。折回來吧。

次之先人的墓的印象在我腦子裏印得最深的而不能磨滅的要算是在離家五里的第 一頭地方的——記不清是第幾代的曾祖父——了。但那並非是墓的地位好或裝置得華麗使我不能忘記，實在是十二歲的時候我的小小的心就萌着愛的苗芽的事情 就在那裏使人一生可以紀念的地方。

是在吃中飯的時候，同庚差四同的從姊蓮跑到我家來，急急巴巴的和我說：「翰，姑丈今天騎了一只不大的驢子來，現在吊在門外，非常馴

良，我們二人一同騎得去到茅山頭祭奠去好嗎？」

「好的，但姑丈今天回去嗎？」我問。

「不，我問過，他今天不回去。」

「那末好，我們一同騎得去吧！」這時我高興極了，連忙把飯吃好，出來看那驢子。

驢子很小全身的毛像雪一樣的白，耳朵長長的，俯着頭在吃着青草，非常可愛。我走近去，撫摩着牠的毛，牠一點不像馬般的要用腳來踢或用嘴咬人，非常和善，用牠的嘴嗅着我的身體，好像見着多年的小主人一樣的親愛。我急急的催着傭人把祭奠一切要的東西都裝好，叫姑丈把我們二人抱上馬鞍，叫弟弟牽着馬繩，我坐在前面拿着韁繩，蓮姊在後面抱着我的身體，緩緩的跟着傭人走着。

剛騎上了驢子，因為第一次，覺得自己和做戲般的拿着馬鞭的英雄一樣了。口裏唱着不成腔的調子，急急的搖着鞭子學着戲台上英雄，快樂極了。但是我一搖鞭子，因重心側于右邊，全個身體同時也歪在右邊了。於是蓮姊嚇得喊起來，緊緊的抱着我的身子連說不要搖鞭子。這時覺得一般熱氣通過我的全身，我的身子像完全擺在一個柔軟的床裏一般，感到萬分的安適舒服。突然的我把鞭子拿在左手裏，右手握着蓮姊的手了。但是在這裏我不會意外的在鋪張，什麼那時我的靈魂飛出軀殼了呀，血管都爆烈了呀，恨不得把她一口吞下去呀，這些我單直一些都感覺不到我那時年紀又少，本又不解男女之間的事情，而且老實說，隔了這許多年級的事情，盡我腦子的運用來搜尋這過去的痕跡，也是很模糊的了。只是很簡單的記得我握着了蓮姊的手時好像觸着引火線般的把我心裏平時所不覺得的鎖着什麼東西開着了，又好像解脫一件的東西一般，溫柔的，軟綿般的，覺得那時我突破一種驚異新奇的感覺襲擊

着，不知怎的我的心跳動了。全身的血液循環得比平時格外快速了，而且面部感到像站在爐邊般的灼熱，大概那時就所謂我的小小的愛之門已被她扣着了吧？我撫摩着她的手。不知不覺的把我本向前的身子向後慢慢的靠着她的面部和胸部了。

『翰，不要把你身子仰過來，要掉下去哩！』

『哦！』像回復了知覺般的我又重新覺得自己了。可是心裏很奇怪，是怎麼一回事呢？

墓祭掃後，被一種力量驅使着，我強迫要叫她坐在上前面，她起初很怕，終究執拗不過我的成見，她就被傭人抱坐在前面，我坐在後面，那時不知怎樣我只是狠命的緊抱着她的身子，面部靠着她肩部，好像有什麼人在命令着我一般，靜聽着自己心的跳動，腦子裏充滿了一種單純的緊張的慾念。任她這麼喊着要倒下去呀，我只是裝着沒有聽見，到家後又是自問自己，這是怎麼一回事呀？可是從此後我對蓮姊就什麼都不會反抗，像天羊一般的粘着她了。

朋友，這不是值得可以紀念的嗎？這能令我現在想起了掃墓不會重溫這一生最可寶貴的初戀嗎？現在呢，蓮姊是早已出嫁了，而且做了人間的二個孩子的母親了，這又怎能使我不回顧自己而悽傷呵！

本來好好在說少時掃墓時的玩意兒的，又岔開去寫起這樣忸忸怩怩的好像拖着眼淚鼻涕的話來了，真是該死，該死，一萬個該死！

今天在家鄉家處的墓尖，在紅花綠草中諺如同我幼時所見到般的飄着長的短的鑿空花扎着長的紙帶的紙幡了吧？在墓前該飛着如蝴蝶般的紙灰了吧！或者在新的墓前老婦們小婦們在痛哭他們失去的兒子和丈夫吧！這些這些，一想起都在我眼前浮蕩着一般。我為什麼不回去

掃着生前愛我的曾祖父，祖母，父親。母親的紙呢！

唉！我已是七年不回家掃墓了呀，在這春氣鬱勃的清明節當中，我住在一條狹小的弄中，一間抬頭見不到一丈的天空的看不到一些青色的亭子間中，重翻着往事，溫尋着歸夢，雖然我的眼潮溼了，但心中倒像有幾分春意似的。

作於十八年的清明日

國內文壇雜話

書 生

七 文學週報之專號

文學週報在文藝雜誌中是個老成忠厚的長者，一般後生小子因抵不住時代潮流的激浪，相率滾入於普羅文學的旋渦之中；獨文學週報還保持着這副尊容而不為所動。

最近我們只看五花八門之專號，不斷地在文學週報出現着，這可見他們是如何大賣其氣力，以與普羅派們較一日之短長了。

王以仁專號，羅黑芷專號，此乃為死人而捧場者也；

梅蘭芳專號，茅盾三部曲專號，此乃為活人而捧場者也。（按：梅蘭芳值得文週諸子——『藝術家』——的評論，實為梅幸，所以在另一意義上，也就捧了他的場。）

我們等着：希望文週諸君多多努力，多多出些專號，以為國內文壇增光。

八 孫三的小丑面孔

孫福熙君的散文，我從來很喜歡。（鄭重聲明：但我並非小姐少爺之

類)，他在貢獻演的『大題小做』，我也有相當的好感。

鄭振鐸君在小說月報新開隨筆舞台，孫君被邀就主角之位，他現在是擺出一副小丑面孔，向小姐少爺們獻藝了。

國內藝術家，在估量他們的欣賞者時，總忘不了小姐少爺們。譬如徐志摩曾有一次爲了王統照的一篇寫黃包車夫的性衝動的文字，而擔心小姐們讀了要覺不自然（其實徐詩哲是黑擔心的，小姐少爺欣賞的作品除了寫戀愛性慾之類的東西外即別無所好了），惟恐失去這批高貴的讀者。我們『小布爾』文學的時髦作家茅盾先生，也就爲着無產階級不會欣賞文藝，而出來提倡『小布爾』文學的啊。

那末，這可怪不得孫福熙君因爲要把握讀者，擺出一副小丑面孔，而叫聲：『小姐少爺恭喜！我孫三恭喜！』了。

九 奉令停刊

國內的文藝雜誌，近來頗有出得快停得快的現象。大多數都於途中無意之中，在讀者的眼前消失了，一點聲息也沒有。我們調查此中之真相，原來十分之七八是係『奉令停刊』的。

我想：文藝雜誌之被禁止出版，咱們中國可以屈着首指了吧？爲的是咱們現在革命成了功，文藝家應該多享些『自由』之『福』了。

但可惜事情之結果，受累者倒並非出版者及編輯者，出版者發行雜誌原爲收廣告之效，雜誌而至被禁停刊，當然已經盡了廣告的天職了，於是他又可再找一個新的。至於編輯者更不生問題，禁止由你禁止，編輯還是由我編輯，最多不過增加一點換主顧找新定戶的麻煩而已。

可是，讀者們真受累極了。爲了貪便宜貪便利，挖出腰包預定幾份雜誌，而每至中途斷絕，弄得寫查詢信啊，抱怨郵差啊，不但書看不到，

有時連預定費的收回，也發生絕大問題。

我們懷疑政府，爲什麼總歡喜和我們窮光蛋開玩笑？！我們懷疑出版者和編輯者，爲什麼總是這樣輕易地奉令而行，難道沒有力爭的理由麼。難道不可要求政府宣布停刊罪由，而後實行『奉令』麼？

十 記起巴比塞

在歐洲一提起莫沙里尼誰都駭怕萬分，莫不以『敬鬼神而遠之』的態度對他。實在的，要在天生的奴才的靈魂裏找出些骨氣來實是一件不容易事。

然而『一介文夫』的巴比塞，竟敢和當代惡魔之王，法西斯特的首領莫沙里尼公開宣戰了。在這第二次大戰，就要從莫沙里尼頭上爆發火星來的時機它實在是一個暗示轉變帝國主義戰爭的有力的引路燈。

當我讀到西諦君爲小說月報的隨筆致介紹辭裏：『……總之，什麼都談談只除了政治。像政治這樣熱辣辣的東西，我們實在不適宜於去觸到牠。』我就更深切地記起巴比塞。

編 後

含 戈 作

這一期爲了印刷所的關係，又延遲了，除向讀者抱歉外，我自己也實在沒有辦法了。

現在把這期的稿子來談談吧：

“May day 近了”二首詩是從日本戰期雜誌五月號譯來的，我覺得很有意思。現在五月將完了，在臨以前我們有沒有什麼動作表示過我們的態度呢？

『新俄藝術十一週年』是新俄在去年的一篇報告，那一個報告的呢，因譯者難混，一時無從查考，等到第六期補明吧。裏面有說起現在藝術，是趨向綜合方面走的話，是值得我們來注意討論的。

普羅文學之形式問題去年各雜誌大概都討論過。羽普這一篇所提出的需要大衆化——建設單語和須有嚴密的結構，都有獨到的眼光。而其中批評太陽雜誌的小說月報的話也是非常中肯。希望讀者們讀了這篇文後，大家不雜意氣地來討論吧。

『櫻花節』是描寫一個日本工人底心理的小說。作者曾寫信給我提起寫這篇小說的動機，現在我就節錄在此！

「……我切地感到這雄視東方的帝國，直接影響于中國的革命的勢力非常浩大，同時政治上的影響，也似乎不可蔑視，清共與檢舉二件事，可說是媲美於世界的光榮的事業，然而在這東方帝國裏的一般智識階級，除一些作文批評高談學理的文明舉動以外，曾否率領民衆做過爆風雨一般的工作。武士道氣的狹義國家主義的色彩依然充塞着。女子底地位的低落，依然沒有改變。依常理，一國的資本主義色彩的漸濃重，封建勢力便會日漸減削。……而富有調和性的日本，却很明顯地表現着封建勢力與資本主義調協的姿態。一壁是物質上長是進步，一壁是因襲思想嚴守着壁壘，這種包圍着絕對的矛盾的調協的姿態，我切盼着一個爆風雨之夜來到。在彼時東方二隣國的手，將會握得緊緊不放，……」

看了以上這一節，當不難明白作者的意思吧！

『街燈』是描寫一個初當妓女的恐懼和鴇母的凶惡的虐待的散文全篇的詞句充滿着詩的意味。

『孤另另的二個』是作者親身經歷過的事情，全篇充滿着恐懼，悲苦，……想讀者看了一定很感動吧！

有些作品初看時覺得很平淡無味，但談到最後因了有力的一句能把全篇的精神頓然會振作起來，同時你看過快要忘了的前面的情節，也就在你的腦子裏很明顯地映着了。小輩作的『在三層亭子樓』就是這樣的一篇作品。你看他的前後的一句『只要我們健在，這地球上該有廣大而平安的生路的路啊！』這是多末的有力而充滿着熱烈的希望的句子啊！因此我又連帶的想起某月報的恭賀小姐少爺的隨筆來了。

斯曠本答應這期無論如何做一篇小說來的，但昨天遇見時他說因窮忙，尚未動筆過，叫我另外的補上別篇，於是補上了『着火』的一篇小說。

自己因心緒不寧，也無論如何寫不來東西。這期裏的幾篇是在不得已中寫下來的，請讀者們加以教正吧。

下期可預告的如下：

阿鐵的話 小說 (日本中野重治作) 丹荅譯

夜之幻象 童話 (匈牙利繆利女士作) 飛矢譯

幽夢曲 長詩 羽音作

五月 戲劇 (德國秀伯萊次希考作) ABC譯

中山裝 小說 梨子作

惡魔 小說 (陀斯妥以夫斯基作) 育武譯

母親 小說 木耳作

追豬癩 隨筆 蕭草作

白梅村 小說 許美瑛作

最後應該向讀者抱歉的是梨莎因譯者想改一遍出單行本，所以本期裏不再登下去了。

再來一條尾巴

——順便爲上期的雜話正誤——

在上期的雜話裏，對於郁達夫先生的‘尾巴藝術’，我記得很清楚，原稿裏的意思並不這樣隱晦。而且末了一句五元十元的股款，都已收入爲民衆謀利益以下還有‘的政府去了’五個字被抹去了。

當我現在再看到這段不通的雜話時不禁又起了一種感想，於是就再來一條‘尾巴’吧！

我想，郁先生今後可不必再拖尾巴了吧？他居然得到最後的勝利了。光榮哉，郁先生！郁先生一提起股款而股款即被沒收，再提起野鷄大學教授而‘野鷄’即被驅逐。（野鷄大學業已被封）當然，現在郁先生的心裏是不勝欣慰之至了啊！

郁先生之可敬佩，還有他的爲民衆謀利益的精神。譬如他自己計劃好的五元十元的招股辦法，因爲交經別人手裏，不免有變‘招股’爲‘騙股’之弊，這是大有損于青年利益的事。於是郁先生便義憤填膺罵不絕口了。但現在此五元十元的青年血汗，已沒入政府，從前雖然被騙，還可買書收回，現在什裏都完了，但郁先生却不肯多拖一條尾巴爲青年們出出怨氣。似乎以爲這是爲民衆謀利益的正義之舉，自然可以點首而默

認之。

布爾喬亞的代言者們，施用隱身法襲擊敵人，是他們的拿手好戲。他們一面可以達到反普羅運動的目的，一而且博得青年的好感，這比遺老遺少們一見普羅運動就破口大罵的蠢法子要高出十萬倍了。

白 露 叢 書

新 俄 女 教 師 日 記

出 版 預 告

這是一冊社會主義女教師日記體的小說。內容是把教育全組織的基礎置在自己的發現能動心和關爭的上面，可說是現在俄國教育的精髓。再說一句，這本書是學校社會化的新教育的試驗法。很可以作我們小學教育的試驗法。譯者是王任叔君，譯筆流利可靠。現已付印，不日當可出版。想讀者們——尤其是小學教師者所樂聞也。

白 露 叢 書 五 種

淒咽(四版)	劇斯曠作	定價五角
兩種力(二版)	翰哥作	定價六角
殉(二版)	王任叔作	定價七角
愛與死(再版中)	夢茵譯	定價四角
織手	羅吟圃作	定價三角